

號刊

四十周年特別號

Voice-The 40th Anniversary Special

1968

一路走來

始終如一

2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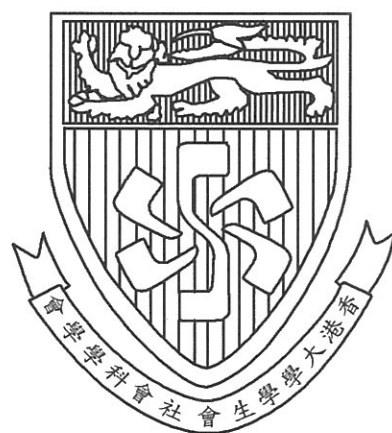


香港大學學生會社會科學學會
出版



港大社科

號刊
四十周年特別號



目錄

序言	2-4
時事	5-22
學會	23-31
報告	32-39
投稿	40-42
總結	43



學報從來是凝聚學會成員和加強成員之間溝通的一個重要工具。『號刊』作為香港大學學生會社會科學學會的重要刊物，多年來為同學提供了重要的溝通平台，讓同學在抒發意見之餘，更提高社科同學對時事及社會科學的認識。社會科學學院由成立至今，走過了四十個年頭，期間，學院規模發展迅速，師生人數以倍遞增；隨著社會發展更趨複雜，社科範疇涵蓋面更為廣闊，『號刊』的角色因而更見重要，編委會的工作益加繁重。

僅值『號刊』出版四十周年特別號，我祝願編委會各成員繼續努力求進，並透過出版這本刊物爭取更多實務經驗。我同時希望社會科學學院各成員能善用『號刊』這個平台，積極磨練個人的思辨能力，以不同角度批判時事，努力與院內成員分享觀點。

校長
徐立之教授

徐立之



序言

It is a great pleasure to contribute to this 40th Anniversary Special of Voice and to celebrate 40 successful years of the Social Sciences Society, HKUSU. The Society is a key part of the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an important partner for me in leading the Faculty to new heights of achievement. I congratulate the Society on its Anniversary and wish it all the very best for the future.

The Society's 40th Anniversary year is proving to be one of the most challenging we have known. In 2008, economic crisis has developed to such an extent that it now envelops the world and stands alongside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and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s one of the key issues facing global leaders. Furthermore, we have all seen in the forces that are currently sweeping the world that mainstream economics premised on the rational actor paradigm cannot fully explain events. Rather, we must look to disciplines found in the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such as politics, psychology and sociology, to grasp what is going on.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sciences remains just as great today as it has ever been.

At the same time as we try to understand all that is happening around us, it is also necessary always to engage with the contemporary world. The Faculty is strongly committed to its twin agendas of social innovation and global citizenship, both of which requir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on its flagship programme to move beyond the campus for some of their learning. Today students from the Faculty are undertaking innovative social projects not only in Hong Kong, but also in many other parts of China, Asia and the world. This is an area that the Faculty intends to develop still further in the years ahead.

This anniversary year is therefore an exciting time to be studying social sciences at HKU. I hope that the Society will have many excellent years ahead as it continues to work with the Faculty to promote social sciences both at the University and in the wider society.

Professor Ian Holliday
Dean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序言

看著本年度最後一本出版的誕生，真的有點感慨。一年又結束了，可是今年對我來說卻是多麼不同的一年。由本屆的諮詢大會到新一屆幹事會的諮詢大會，一年來可謂百感交集，嘗盡甜酸苦辣。

本會由成立至今已經踏入第四十年個年頭，『號刊』作為本會的會刊亦有著一段悠久的歷史。號，乃聲音之意。每一年的『號刊』都選擇用不同的方式來向會員表達各界的聲（Voice），包括學院、學生、幹事會等，目的就是希望成為一個橋樑的角色，協助各界的溝通。

除此以外，本會亦一直嘗試以『號刊』來提升各位同學對社會事務的意識，二零零八年實為多事之秋，由艷照門引起的風波到近來的金融海嘯，香港經歷過不少風風雨雨，本期『號刊』希望透過回顧本會零八年出版的時事評論，帶出社會的價值觀，讓同學對社會與時事有更深的了解。

本會一直致力透過『號刊』為各位同學抒發感受及表達意見，本期『號刊』主題為「四十周年特別號」，希望藉著四十周年的契機，向各位介紹本會過去多年成長的歷程，希望能讓會員更加了解一個由他們民選產生的學會的歷史、方向以及未來。

可能本期『號刊』未必是各位心中理想的出版刊物，但作為本年度最後一本，小弟希望至少能讓會員從中有所得著。明年的出版可能又會是另一番新的景象，但無論如何，希望各位會員都能夠繼續支持本會－社科學生的大家庭。

『號刊－四十周年特別號』總編輯
二零零八年度香港大學學生會社科學會
出版秘書
羅紀恒

THURSDAY, SEPT. 2

6:00-6:10	News
6:10-6:15	Talk of the Town
6:15-6:30	Mid-Day Machine
6:30-7:00	Man Around the House, Robb Bakken
7:00-7:30	Jack's Drug Store, Jack Thayer
7:30-8:00	News
8:00-10:00	Kids Kartoons
10:00-10:10	Going Places with Uncle George
10:10-10:20	Cruiser Rabbit
10:20-10:30	Sports, Hal Newell
10:30-10:40	Weatherbird, Merle Edwards
10:40-10:50	News, Stuart Lindman
10:50-11:00	Parade Isle
11:00-11:10	Public Prosecutor

時事評論

THURSDAY, SEPT. 2

6:00-6:10	Super Circus
6:10-6:15	News
6:15-6:30	Weatherbird, Merle Edwards
6:30-7:00	News, Stuart Lindman
7:00-7:30	To Be Announced
7:30-8:00	Shocking
8:00-10:00	International Theater
10:00-10:10	News, John Ford
10:10-10:20	Sports, Frank Bartel
10:20-10:30	Weather, Sam Wideman
10:30-10:40	The 11th Hour
10:40-10:50	News
10:50-11:00	Public Prosecutor

You've Seen Some... You've Heard All--

LOCAL STARS ARE FRESH--OR FAMILIAR

Local shows will be a mainstay of the operation of Channel 11. The new TV outlet in the Twin Cities goes into action Tuesday at 2 p.m. WTCN and WTCN-TV will share equally in broadcasting time, with each carrying American Broadcasting Co. programs.

But, in addition, each also will design shows headed by local and small personalities, most of whom the Northwest station says by their moves which have been based on radio shows have been on television before. WTCN-TV, a new station, will have three open the doors of the most popular radio program in town, "Jack's Drug Store," which each day is of 30 minutes and will be moved to the show. The station says each day if he is taking to their favorite times when Jack will point up the drug store joke.

The youngsters will really be their late date when it comes to the station. The station says each day if he is taking to their favorite times when Jack will point up the drug store joke.

Putting Films On Tele Takes Only Machines--Plus \$24,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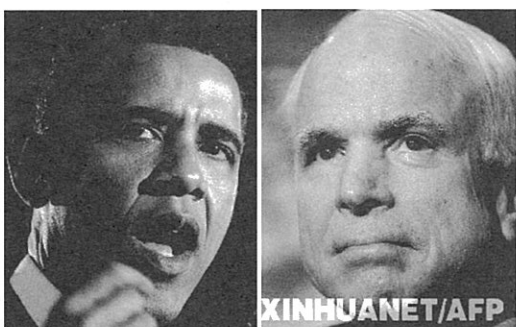
MONDAY, SEPT. 7

6:00-6:10	News
6:10-6:15	Talk of the Town
6:15-6:30	Mid-Day Machine
6:30-7:00	Man Around the House, Robb Bakken
7:00-7:30	Jack's Drug Store, Jack Thayer
7:30-8:00	News
8:00-10:00	Kids Kartoons
10:00-10:10	Going Places with Uncle George
10:10-10:20	Cruiser Rabbit
10:20-10:30	Sports, Hal Newell
10:30-10:40	Weatherbird, Merle Edwards
10:40-10:50	News, Stuart Lindman
10:50-11:00	Parade Isle
11:00-11:10	Public Prosecut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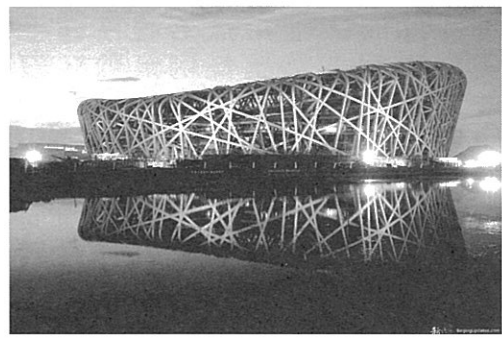
Television Nerve Center

Channel 11 Will Be On--And In--Air Here

二零零八年是多事之秋？



相信沒有多少人會反對...



有歡樂...

有悲情...

在之後的幾頁紙
你一定會看到傳媒報導的所謂
「大新聞」，

但每一件挑選出來作評論的時事，都是本會
希望各位會員留意的
「大件事」。

在閱讀每一篇新聞時，本會希望各位會員都
能夠本著社科強調的批判性思考
甚麼是「社會大事」
只有你們自己才能夠定奪。



時事

05

出席嘉賓被邀協助調查

記者會



律政司是否欠了公眾一個交待？

「民間電台」在過去半年引起過不少風波，從電台之成員先後被檢控、著名的選擇性檢控事件、民間電台不理臨時禁制令進行非法廣播因而被控告藐視法庭、大法官游德康裁定電訊條例違憲、黃仁龍申請延長禁制令等等，雙方一直爭持不下，互有長短。有人說這是一場法治精神的戰爭，梁國雄、曾建成等人是破壞法制的罪惡份子。可是，身為全港律政司之首的律政司司長黃仁龍以及他的同袍們又是否真的在捍衛法治精神？

在民間電台一事中，律政司們一直備受質疑和挑戰，但他們卻一直保持「沉默是金」的一貫做法。零七年十一月，司徒華等人被「選擇性檢控」，甚至有立法會及行政會議成員自言曾出席民間電台的節目但未被檢控，黃仁龍被問及時只是「雙手合十」微笑避過。其後，法院裁定電訊條例違憲，律政署即從民事法庭入手申請禁制令禁制民間電台作廣播，有立法會法律界代表聲言刑事案件由民事法庭發出禁制令，以藐視法庭之罪名禁制其言論，做法並不尋常，不排除有人運用法治程序達至政治目的，律政司們也絕口不提。後來法院撤銷禁制令，黃仁龍明知電訊條例無效，沒有法律基礎，而專家報告、民航署署長等均表示民間電台並無可能影響航空、救護、警方、消防等通訊，並不會造成黃仁龍口中所指的「危害社會安全」，黃司長還是堅持入稟法庭延長禁制令，卻沒有交待原因。從頭到尾，黃司長的作風一致，一直「守口如瓶」，從未交待其決定之動機，如何服眾？理論上，律政師的決定，一般而言是無需向公眾交代的。可是，這事件廣受社會的關注，關乎著言論自由，作為政府高官，律政司司長是否有需要向公眾交代一下？而且，一直以來，社會上一直希望明白律政署的對「選擇性檢控」、延長禁制令等理據，很多人一直認為這種做法不合常理。在這種關乎人權和言論自由的事件上，政是否應給予我們一個交代？

從「選擇性檢控」事件開始，政府及律政署一直用著不同的「合法」手法打壓著民間電台，合括千方百計，不惜以不尋常的手法從民事程序處理刑事案件，即使法官判決了電訊條例違憲，失去了法律基礎，仍然以被專家報告反駁了的「危害社會安全」為理由延長禁制令等。種種做法，充滿了濃厚的政治味道。很難想像到一個律政司司長會在沒有法律基礎之下仍然堅持延長禁制令。究竟，黃司長口中的「危害社會安全」是指民間電台有可能干擾電訊，還是指其節目內容和言論危害社會安全？如果，堅守法律前線的律政司司長也參與政治，那麼，法治的地位和精神又有哪裏？幸好，香港還有法院，還有根據法律理據、排除政治理由而作出正確判斷的大法官們。



從科索沃事件看香港

當人們的目光都注視在互聯網上掀起的風暴時，大家又有否對地球另一端發生的事情關注過：世界仍然充滿著不穩定，在這全球化的年代，牽一髮可動全身，徘徊在巴爾幹半島上的鋒煙隨時可掩至你的身旁。

二月十七日，科索沃在母體國塞爾維亞的一片反對聲下宣佈獨立，姑勿論其在國際上受到的承認程度，其獨立所帶來的衝擊是世界性的，國際間的互相角力都在這面積只有約十個香港大的舞台上上演，美國和歐洲不少國家都支持並承認其獨立，但另一邊廂，同樣舉足輕重的中俄都表示不予承認，這造成了很大程度上的國際關係緊張，必須關注的是，俄羅斯早前已表示新一輪的軍事競賽已經開始了。北約在科索沃地區的維和部隊取態有極關鍵的影響。

在地區層面上，外交角力已悄悄在你我身邊開始，兩岸就科索沃獨立的立場完全迥異，台灣當局在第一時間恭賀其獨立成功，並設法拉攏達成外交關係，中國外交部則表示對其獨立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深感憂慮；在這件事上，兩岸立場的不同是不難理解的，台灣方面認為科索沃獨立是民族爭取自主的表現，與民進黨政府一直以來的獨立建設屬於台灣人的台灣國理念相近，想借此事件讓民眾看到堅持獨立是會有結果及回報的。而中國政府則視此次獨立為分裂國家的表現，需知道中國內部有台灣，西藏，新疆等分離勢力問題，若不好好處理此等外部發生的事情，將會嚴重影響到中央政府對這些地方的控制，並且妨礙了共產黨現在所宣傳和追求的社會和諧，對經濟發展及國家和平崛起都有負面影響。

其實我們在此次科索沃的獨立上，可以再重新思考民族的定義或者民族主義的意義，當然當一個民族在飽受壓迫時有獨立建國的主張是可以理解的，但當我們常談及全球一體化時，有否想過現實的世界是多麼的多樣化，多麼的不同，若然人類間仍然不能學懂求同存異的時候，特別是當有壓倒性優勢的族群沒有此種諒解時，地球將仍然是充滿著火藥味，世界將仍舊是充斥著紛爭與不穩定，未來會是大家所不想預見的。

身為大學生，當然是可以由我們自己做起的，香港有很多的弱勢社群，若我們能給予多點的關注，少一點的偏見時，社會是可以很和諧美好的。



淫照風波牽涉警方執法標準偏差

灰色地帶宜及早釐清

數批涉及娛樂圈男女星的淫穢照接二連三被上載互聯到網上，引起軒然大波。網上不斷流傳有關不雅照片，並有網民互相交換傳閱。事件引起香港警方關注，更成為國際傳媒報導焦點，掀起熱烈的討論。

香港演藝人協會早前發表聲明，希望警方有所行動，盡快破案，捉拿發布照片者。有社會人士質疑警方在今次事件中是選擇性檢控和處理手法有雙重標準之嫌。

許多網民都上載過或下載過這批照片，其中有人可能轉發過有關照片，但這些人都不是這次藝人淫褻照片的源頭，不過有一名網民因此被檢控，遭還押八個星期，不准保釋。之後被捕的六名疑犯，各准保釋外出，警方處理手法是否存在選擇性檢控備受質疑。

調查案件其間警務處長鄧竟成在1月31日和2月1日，兩度表明警方已經拘捕涉案人物，相對於過往較含蓄的手法，這次由處長高姿態聲明，顯示警方對此案前所未有的重視程度。

警務處助理處長黃福全表示，警方偵查科技罪案組的工作人員共十九人，是次已全數出動破案，並沒有所謂的雙重標準。可是，網絡世界的色情照片早已存在多時，一向未被理會及制止，對初期只有十多張藝人淫褻照片便大量動員捉拿及檢控發布者。

早前警方表示「藏有有關相片是犯法」的言論，已引起市民的不安，掀起了「網上白色恐怖」的憂慮，有不少人認為影響到網上言論傳播的自由。後來在記者會上，警方明確表示管有淫褻照片和朋友之間傳閱，不會觸犯法律，只有發放公口人士，才會涉及觸犯法律。黃福全這番解話，明顯與鄧竟成較早前的「儲存淫褻照片也可能犯法」說法有出入。但如何釐定誰人是朋友，寄給幾位朋友是否等於發佈等問題，女藝人是否自願拍攝那些照片，警方仍未釐清，灰色地帶仍然存在。

當局執法的出發點是不能置疑的，今次事件嚴重傷害了有關女藝人聲譽，敗壞社會道德，對青少年造成壞榜樣。但是，當局應修訂法例，釐清執法準則。因為，市民除了了解關心警方能否破案之餘，還希望當局有明確的執法準繩，以示公允。當局應該深究灰色地帶的存在問題，好令外界消除不必要的疑慮及猜測。



跟子女談性，跟咱們政府談性工作者

近日，四名俗稱「一樓一」的性工作者於工作場所被殺，雖然兩名疑兇已經分別被拘捕，事件看似告一段落，但細想之下，也許只是一段風波的開端。

從前的中國社會性觀念守舊，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亦不外如是。因此，以往對於性工作者的保護及照顧明顯不足。回看是次連環兇殺案，四名性工作者被輕易地殺害，遇害時不但沒法子求救，案發時亦並無他人發現，直至受害人的朋友通知警方後方能發現。此外，在首兩宗案件發生後，警方都未能阻止及後兩宗案件發生。這些都表示本港現行政策對性工作者的保護嚴重不足，讓兇徒能輕易犯案，使性工作者的人身安全受嚴重威脅。

隨著性觀念逐漸變得開放，性工作者的權益始受關注，不少以服務性工作者為主的志願團體逐一成立，為性工作者謀福祉。但以政府政策方面來說，卻遲遲未有進展。七十年代之時，香港始設立有關性工作者的法例。相關法例指出，買淫及賣淫並不屬違法，但只限於如「一樓一」等自僱式經營，任何人等皆不可依靠性工作者維生，故集團式賣淫等均屬違法。這些法例原意為保護婦女，免遭逼良為娼。可是，法例應當與時並進，隨時代變遷而作出修改。現今法例做成的，卻是讓性工作者失去支援，如遇上任何事故則求助無門。事實上，性工作者於完事後未能收到肉金等事屢見不鮮，以往更曾多次出現性工作者遭到洗劫，或是慘被強姦。這些都表現出性工作者於工作時缺乏應有保護措施，現行法例應記一過。有團體曾建議修例，容許自僱形式的「一樓二鳳」或「一樓數鳳」，此建議能讓性工作者互相支援，即使遇上任何事情亦可以即時求助，減少上述提到的案件發生。

紫藤表示，不單止立法問題須注視，執法亦需注意。諷刺的是，執法機關中亦有害群之馬，過往曾有警員於執法其間知法犯法，要求性工作者提供免費性服務，有些更出言恐嚇以求達到目的，可謂社會之恥，亦為性工作者雪上加霜。所以，除了要增強執法機關對性工作者的保護，更要正綱紀，以免適得其反。回歸加強保護的討論，紫藤倒有數個不俗的建議，可供執法機關及公眾參考及考慮，例如仿效長者平安鐘的系統，為性工作者設立類似的平安鐘，直接連接警方的地區聯絡網，讓性工作者能於有危險之時即時報警求助。此外，紫藤更提出要加強警方的巡邏，定期造訪性工作者的工作地點，以增阻嚇性並減低罪案數字。

其實，從是次事件所見，香港社會對於性工作者仍然存有歧視。政府一方面宣傳要人人平等、尊重各行各業，但一方面卻把性工作者看低，不單沒有提供足夠的援助，更有落井下石之嫌。法律理應為保障市民而設，應從市民的自由和人權出發，維持社會的安寧。可是，現今的法律漏洞及缺失之多，絕對急需從新檢討和改善，否則只會讓性工作者繼續生活於黑暗和恐懼之中。也許，平等機會委員會應多點留意政府有否自打嘴巴。



奧運前奏 國際火花

今年八月，中國將成為世界焦點。全球華人期待已久的北京奧運要開始了。

當年北京成功申辦2008年奧運，不少人都感動落淚，認為這是中國人的驕傲，這是中國人要揚名世界的時刻。中國官方為這中國人的驕傲努力準備：建場館、改善環境、改善市民質素、改善國際形象……鋪天蓋地的宣傳，令所有中國人將奧運與民族的榮辱劃上等號。

奧運的熱身——傳聖火開始了。中國很希望藉聖火傳遞，標誌這中國的驕傲。可是，中國的希望因西藏落空了。數月前的西藏暴動日漸加劇，中國的鎮壓惹來國際不滿。聖火在每個地方都遇到示威，甚至意圖破壞。杯葛北京奧運的聲音此起彼落。這個早與國家民族的面子掛鉤的奧運會受到如斯對待，中國人當然會感到憤怒，覺得被侮辱了，不停責罵外國都把奧運政治化。各國政府不希望得罪經濟強大的中國，但不能放棄他們的原則，不管國民要求，都用溫文婉轉的手法處理事件，要求中國與達賴喇嘛對話，停止鎮壓藏民。

這次事件是一場政治智慧的遊戲。中國不希望得罪西方，亦不希望失面子，更不希望國家因此陷分裂危機。西方各國不希望得失中國，但也不希望自己被別人質疑不「捍衛」民主自由人權旗幟。其實一開始這個奧運會已是一場政治遊戲。中國要藉此走進世界。西方怕的就是中國變得更強。為什麼不見西方各國對其他相類的鎮壓事件作如此大的反映？一個國家內部發生暴動，鎮壓是平常不過的事。難道有人在作亂也不管？警察們被人打個半死也不還手？很多國家都會因為奧運後強起來，日本和韓國是很好的例子。中國強起來後，一直雄霸世界的西方會是甚麼景象？西藏只是一個藉口，暴露雙方的想法。

西方傳媒對此事一開始已有他們的立場。他們無法對事情作中肯的報導。有網友曾指出某國際知名媒體竟把一幅在柬埔寨鎮壓僧侶示威的相片修改並用以作西藏的相片，以示中國的血腥鎮壓。中國軍人手拿武器的相片被放至無限大，藏民大肆破壞傷人卻絕口不提。誰知道那些軍人是打人還是自衛？藏民真的是和平示威？西方其實對今天的西藏有多少了解？示威者們對西藏的認知有多少？這樣被封鎖的地區，很多事情只有想像。沒有人能看清事件，他們只看到中國武力鎮壓平和的藏民，中國不尊重人權。

人權在中國一向都只是紙上談兵。假如中國政府真的讓步予西藏，其他地方會受到何等影響？如果中國因為這次事件讓步，和一向視為敵人的達賴喇嘛對話，對一向重面子的中國，會是多大的傷害？而且，中國如果因為國際的輿論妥協，只會是一個被威脅下的妥協，相信會激起中國民族主義。各國如果立場太硬，在中國看來，不是捍衛人權，而是侮辱。民族主義和仇外情緒在今天中國已開始強大了。對西方來說，這不會是一件好事。西藏事件不能以對話簡單解決，亦不能短期內解決。

這次奧運聖火的風波，不小心處理，後果是得不償失。是時候給各國領袖作一次考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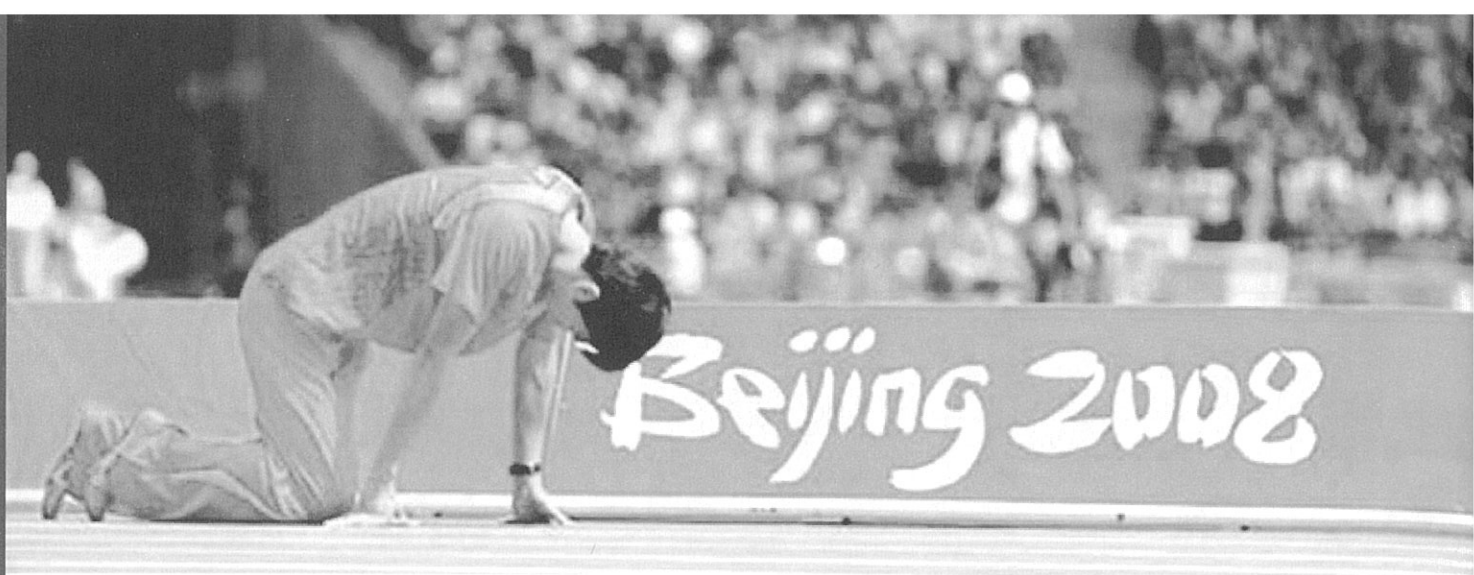


副局長風波 一浪接一浪

在副局長國籍和薪酬事件被平息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馬時亨突然因病離任，其副局長蘇錦樑順理成章地被猜測為署任或繼任人選。然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則表示：「副局長都要先做好副局長的職務，局長空缺會由另一位局長署任。」可是這卻引起議員及社會各界關注，難道所謂高薪聘用，用人為才，不限國籍的副局長連署理局長一職都辦不到嗎？

其實三位司長、十二局的局長、副局長和政治助理均屬高官問責制官員，這些官員全數由行政長官委任，而非屬於公務員行列，這意味著問責官員只需向行政長官一個人負責。他們是行政長官以及政府用公帑聘請的職位，亦即是說，巧妙之處在於這些職位是獨立的職位，並非好像公務員一樣能夠晉升，因此行政長官大可以另聘一位局長代替馬時亨的位置，這制度跟各行使問責制的國家大同小異。問題在於，林瑞麟局長的意思是連短期署任也要麻煩到另一位局長，而不是由本局的副局長補上，這合理嗎？當初行政長官在解釋蘇副局長雙重效忠時就說到，副局長人選應該是用人為才，而且副局長擁有雙重國籍並沒有跟基本法抵觸，甚至說到有些人試圖以政治來凌駕法律。就著這解釋，讓我們先來了解一下香港的公共行政架構：香港的架構跟美國的比較相似，局長級的人選是考慮到他在這方面的經驗，是以專才（specialist）為先而並非像英國一樣以通才（generalist）為先，蘇副局長擁有經濟學士學位和工商管理碩士學位，所以聘請他的確是用人為才，問題是既然他在這方面是專業，那為甚麼還要請他局的局長去署任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一職？政府當時立場是因為蘇先生在這方面的專業，所以即使他有加拿大國籍，也應該被接納，並且以高於二十萬元的薪金聘請，可是這所謂專業卻不能使這位副局長成為第一把手。

客觀一點說，其實林瑞麟局長以及政府並沒有完全埋沒蘇副局長「坐正」的可能，以下引述是林局長的回應：「現在聘用的幾位副局長，他們都要先做好副局長的職務。現時如果有局長暫時要外出，或者有公務要到內地，他們都有暫時由另一位局長處理有關工作的安排；或者稍後亦可以安排由副局長署任。」暫時性來說，局長職位並不能由副局長署任，而當提到署任，林局長也只是用到「或者」一詞。民主黨主席何俊仁議員認為，馬時亨離任後的一段短時間，應該由副局長署任並不是其他局長，如果在這情況下不讓蘇副局長署任，市民就會懷疑政府的公信力。有些人以政治凌駕於法律？其實整個遊戲根本就是政治遊戲，政府當然不優先考慮由蘇副局長署任，原因估計有三：第一，政府之前堅持蘇副局長雙重效忠沒有問題，如果現在讓他署任局長，這雙重效忠不單會有問題，還會抵觸基本法；第二，蘇副局長黨籍是民建聯，在眾位委任副局長黨中，蘇錦樑是唯一一個有黨籍的人，民建聯已被民間標籤為保皇黨、建制派，聘請他為副局長之時已經引起輿論爭議，如果現在直接讓他成為署理局長，政府擔心市民會加以批評。第三，離立法會大選只剩下不足兩個半月，如果現在讓市民對民建聯的印象惡化，政府便難以在下屆議會中有足夠的議席支持自己。其實政府在這問題上可能考慮太多，局長離任由副局長署理乃合情合理的事。在內地，如果國家主席缺位，將由國家副主席繼任；在美國，如果總統缺位，將由副總統繼任；而在香港，行政長官缺位或是離港時，將由對下一級的政務司司長署理，難到又要再另覓一位人才來署任嗎？這不是對香港政府一向講求效率的理念背道而馳嗎？再說，副局長本來就是為了補充及訓練香港的政治人才而設，讓蘇副局長補上短期實習，不是更能達到目標嗎？



北京奧運，中國夢圓？

奧運要閉幕了，當中發生了不少插曲，不可不提的當然是連番的作假環節。開幕時有小女孩楊沛宜的代唱，有郎朗預先錄音的鋼琴演奏，女子體操有虛報年齡的運動員參賽奪獎。連番事件未能洗脫一如以往中國在消費者和政治家心中「通通都是假」的負面形像，再度令人失望。而劉翔因腳傷退出百米跨欄賽事，又是否是個漂亮的藉口？

劉翔因腳傷退賽，令人深感可惜。運動員苦練多年，一旦有任何差錯不能參賽，浪費心血，他的遭遇值得同情是不能否定的。可是，劉翔這次的退出，不是不無啓示。他爲了國家顏面作的犧牲更值得我們同情。四年前，劉翔在中國人一向不擅長的田徑項目百米跨欄項目壓到其他選手出線，刷新紀錄，他的冒起就正正映照著近年經濟急速起飛的中國，年輕、有魄力、澎湃、有無限的機會、意氣風發。數年來，無論是誇國大企業或是內地公司均不斷邀請劉翔拍廣告，使他在全球的知名度急速飆升。正因爲他代表中國在奧運揚眉吐氣，他亦成爲了中國及人民的英雄。試想想，如果他不能勝出，除了是與廣告中「超越自我」的形像相反之餘，賠上的還有中國的面子。國家花了這麼多的時間、金錢和人力培訓的「欄王」，難道要面對被擊敗的結果？中國及國民能向「田徑不是我們所長」的現實低頭嗎？尤其中國這次是奧運主辦國，萬一勝出不了的話，中國人如何再延續四年前自己創下的神話？

這裡說的不是劉翔沒有能力勝出，而是萬一不能勝出，將會是一大失敗，背上失敗的名字不止他，還有中國。加上，賽事輸了，廣告商不但不會再替他拍廣告，他還要賠上合約費，這麼龐大的經濟損失如何彌補？當全世界的眼睛都朝北京鳥巢看時，中國能容許這個挫敗嗎？不可輸掉比賽又不用賠上合約費（至少不是全部，有公司表示不追究），最言之成理的理由便是因腳傷退賽，保存運動員生涯「不敗戰史」之餘還可以得到關心同情，下台容易不過。所以，他這次以腳患理由不參賽，除了因真正腳傷以外，不禁令人懷疑背後另有目的。劉翔是國家精心「打造」的偶像，他是非勝不可的英雄人物。作爲運動員的他，恐怕比其他國家運動員承受更大精神壓力。他不但代表自己，他已代表了中國，爲顧全國家面子，他不能輸掉，更不適宜出賽，整個運動員生涯已經交予了國家。因爲他是國家傾力培訓的選手，必然要受命於國，何況他已成了國家象徵！

中國人一向以群體利益爲先，個人利益爲後，犧牲小我，成全整體的利益。於是，楊沛宜、林妙可和劉翔等便成了國家政治下的犧牲品。事情被揭發後，全球在看奧運的人只會知道我們多麼的愛面子，甚至連中國小孩也懂。作假、假冒形象始終揮之不去。這次奧運真的令中國走近世界嗎？其他國家始乎不能接受連天真的小孩也被拒絕出場的理由是臉太圓，牙齒不整齊，不夠漂亮。事件反映中國和其他外國國家所接受的道德標準有巨大落差，那麼，奧運達成了「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嗎？看來，中國要與世界接軌還有一段距離，中國未來要做的比奧運更多。



我們哀悼莊頌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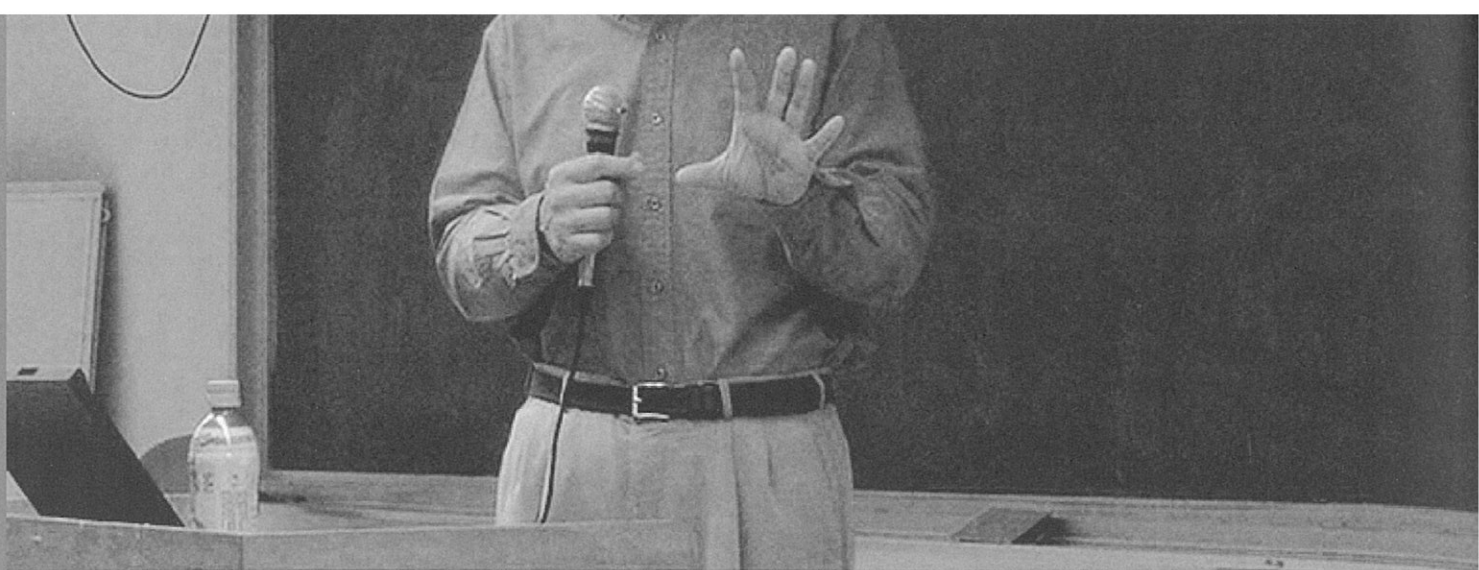
可是，難道生命不是人人平等？

一個月前，一名十九歲少女莊頌賢於赤柱被倒下的大樹壓到，香消玉殞。她出身醫學世家，就讀傳統名校，而且外表可人，彷彿生來就受著上天的寵幸。而經歷了艱苦的香港高級程度會考，努力奮鬥數年，她終於考入了香港大學的經濟及金融學士學位。事發一星期前，她更剛剛參加了校內學會的迎新營，並決定了成為該學會的幹事，打算為學會作出貢獻、服務會員，並對未來三年的大學生活充滿憧憬和抱負。那天，善良的她來到赤柱，也是為了做義工。可是，上天彷彿無情，她走慢了一步，就這樣離開了這世界。她沒有機會參加母校的畢業禮正式完成中學生涯，沒有機會參加大學開學禮成為真正的大學生，也沒有機會成為學會的幹事一展抱負。一株古樹，砍掉了她多年來努力的成果，砍掉了她對未來的盼望。

事發後，社會廣泛人士皆為之痛心。香港大學的同學深切哀悼，不少人在頌賢的網上日誌寫下留言，抒發對頌賢的種種感情以及深深的哀痛。傳媒大篇幅報道此事件，記載著頌賢的親朋戚友的悲傷，以及社會普遍的惋惜之情。甚至連香港大學校長徐立之先生以及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也在百忙中抽空出席頌賢的葬禮，表達著他們惜才之心以及為頌賢的家人送上最真誠的慰問。

我們失去了頌賢，無疑是一個悲劇。可是，假若一個普通的獨居老婦在被同一株大樹壓死，那又會有多少人在第二天記得有這樣的一宗意外？行政長官又會否出席他的葬禮？傳媒又會花多少篇幅報導此事？頌賢的死，當然令人悲傷。可是，意外差不多每天也會發生，每天也會有人被車撞倒、被招牌壓死，遭遇到不同意外而離開這世界。為何頌賢的離去就會被大篇幅報導、被行政長官所重視、被社會所關注？頌賢性格活潑開朗、交遊廣闊，朋友一向很多，她的離去當然會使很多很多的人感到痛心。但請不要忘記，每一個意外的死者都有他們的家人和朋友，都總會有人為他們的死而痛心。你到醫院的殮房看一看認屍的家屬臉上的表情，看一看意外現場在做路祭的人，他們的悲痛，不會比為頌賢而哭的任何一個人少。

為何頌賢會是特別的一個？她來自醫學世家、在名校成長、將進入港大就讀令不少人嚮往的經濟及金融學科、外表可人，令她的生命比其他人貴重？令她的死更令人惋惜？我們應該想一想，為何頌賢的死令甚至不認識她的我們也為之悲痛，但在路上被車撞到的老婦卻轉眼便忘記。人生世上，人人平等。他們的成就、學歷、家境、性格是人人不同的，但他們生命的價值，卻是一樣的。每一個人也有回憶、也有珍惜的事物、也有愛著他的家人和朋友。他們全都有笑有淚、有血有肉。假若你不認識頌賢，卻為她的離去而心痛，但願你在其他人遭遇橫禍的時候，無論他是男是女、是老是幼、是美是醜，也能喚起這一份悲傷的心情。



教師亦輕生，新世代的心靈就當真如此脆弱？

深水埗官立小學一名女教師，疑敵不過工作壓力跳樓身亡。警方指出，年僅24歲的死者，在上週五上課後突然登上學校天台一躍而下，直墮學校操場奄奄一息，救護員趕至時已經明顯死亡。事件震撼全校，而此事亦令人再度關注教師工作壓力的問題。

然而，這當真只是工作壓力的問題麼？這位教師年僅24歲，可說是和我們同輩，而她的行為不也正是那些在考試中和戀愛中的青少年受到挫折時的行為的寫照麼？筆者不敢妄斷這位教師輕生的真正原因，我只想指出其行為的商榷性。無論真正原因為何，想必也能歸納為一種逆境。而社會對新一代的過份傾斜，不正是令他們不能面對逆境的一大因素嗎？更心寒的是，其學生所記得的只有其美貌，而非他們之間的師生之情。如此這般，政府要檢討不只是教改對老師工作量所做成的負擔，更要檢討整個政策對新一代在思想上的影響。政府經常強調新一代的教學應該以愉快學習，靈活變通等理念為基礎，進而對傳統的考核如考試提出批判。首先，愉快學習作為基本理念就已值得商榷：學習的過程不會永遠順利，人在遇到障礙時難免感到失意，但這其實是有正面的影響，因為這樣能讓人對於學習的目標有更深刻的理解，所以愉快學習無論在價值上或實行上都不可能是絕對的。第二，傳統的考核方式有多方面的價值，我們不應該因其對學生在靈活變通的發展做成障礙而予以否定。其價值包括對其意志的鍛鍊及其作為一個相對公平的準則。事實上，其對於靈活變通的發展的障礙的問題在於其內容，而非其存在。

也許我以上關於教改的理念和政策會被認為是與本則時事的主線相違，然而我想帶出的正是這些理念和政策就是社會對於新一代的青少年的態度的寫照：放縱，自由，百般呵護。這種種正是社會的價值觀所做成的。所以現今青少年心靈上的脆弱可說是其來有自。然而，我們亦不可忽略客觀的環境因素所做成的影響。自九十年代起，香港人的生活質素可說是達到一個國際級的水平。父母對青少年的投資已不可與七八十年代時同日而語。大部分的小朋友及青少年已不用幫補家計，為三餐及居所擔憂；其消閑的模式更隨著貿易的蓬勃發展而千變萬化。由於社會意識到未來及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所以對青少年的發展增加投資可說是大勢所趨。社會會盡其所能去減少其成長中可能遇到的障礙。這就像一把雙刃刀：在減少潛在障礙的同時，也減低其面對這些障礙時的能力。社會的現實往往與其希望為青少年提供的成長環境呈現對反的現象。

但是，很多人會從以上的因素推論出青少年心靈上的日益脆弱是在所難免。這是一個二分法(dichotomy)的謬誤。把客觀環境與青少年的心靈發展視為兩極無疑為一自利偏謬(self-serving bias)，使整個社會及政府的價值觀合理化。然而，兩者對青少年發展過程的看法正是平衡社會現實與青少年的成長環境的重要因素。若社會認同青少年在成長過程中應該學習面對逆境，那麼家長對於小朋友的非正式教育，政府的教學方針亦會相應調整。例子是，家長在這大方向下，會較為約束子女在物質上的享受，以及訓練他們做家務等。

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一旦一個人耽於逸樂，那麼就和死了無異。但這並不代表人不能生存於一個安樂的環境中，只要不耽於其中便可以了。但現今的青少年，是否能明白這一點呢？倘若我們以現有的心態去教育下一代，那麼這將會是一個永無止境的惡性循環。



議事精神 不立於掌聲之上

香港的立法機關，於殖民地時代稱為立法局，在回歸後改稱為立法會，由殖民時代成立至今已經有一百六十五年歷史。殖民地時代的立法會主要是作為港督的顧問團體，自間接選舉和部分直接選舉被引入後，議事氣氛逐漸成形，監察政府的功能亦隨之而起，『基本法』的第七十三條第五點更說明立法會其中一個職權是對政府的工作提出質詢。由殖民地時代起，香港的議員都比較遵守議事規則，違背議事規則，比如在無得到主席同意下發言或起鬨一直都被視之為負面。

新當選進入議會的黃毓民議員在特首宣讀零八年度施政報告期間不但突然站起來開口大罵，還在主席驅逐離場之後把一隻香蕉丟向行政長官，引起了社會極大迴響。究竟這反映了社會的甚麼風氣？這種行為又有沒有打破了香港傳統的議事氣氛？

香港的立法一直比某些民主國家，比如英國，都相對獨立。但以「三權分立」來形容似乎又有些不當，問題在於一個「權」字。基本法的設計的確有賦予立法會質詢政府的權力，但此「權」跟美國比起來，仍然是比較弱的。個別議員在立法會上居然不能夠就政府運作出動議，這合理嗎？

議事規則是一個所有議員都應該去遵守的遊戲玩法，議事規則這個架構限制著每一個議員的表現，是嘗試去令議會內的運作順利沒錯，但到底議員又是怎樣產生？議員本身的價值又何在？一個議員可以絕對遵守議會內的規矩，但如果這位議員頻繁缺席會議，發言次數幾乎為零，難道這跟議員本身的價值沒有互相違背？議員，是市民向政府發聲的一個渠道，但當一個立法會議員需要經過繁複的過程才能夠提出一個範圍有限的議案，難道議事規則真的要緊緊遵守？

台灣的議會文化不斷被香港人取笑，但其實南韓的議會、日本的議會甚至英國的議會都完全沒有香港這樣的死寂氣氛。一九九五年未上任首相的工黨黨魁貝理雅就在議會內對當時的首相說「There's a very big difference, I lead my party, he follows his」。全議會內即時起鬨，其實起鬨在英國議會文化幾乎是不能缺少的一部分，當首相與影子內閣成員每一次完成發言，全個下議院都的議員都會一致起鬨。無論是英國或是美國，議員激烈的辯論幾乎是必然，難道要採用祖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橡皮圖章模式，每一位議員都要成為拍手機器才是王道？

的確，黃毓民議員的行為是比較偏激，不得不承認如果每一位議員都如此表達自己，對議會的運作的確會有負面影響，但議會中的議事規則是否應該如此緊緊遵從呢？議員本身的價值跟議事規則有所相違的時候又應該如何處理呢？這些都是相當值得考慮的問題。



積極不干預還可行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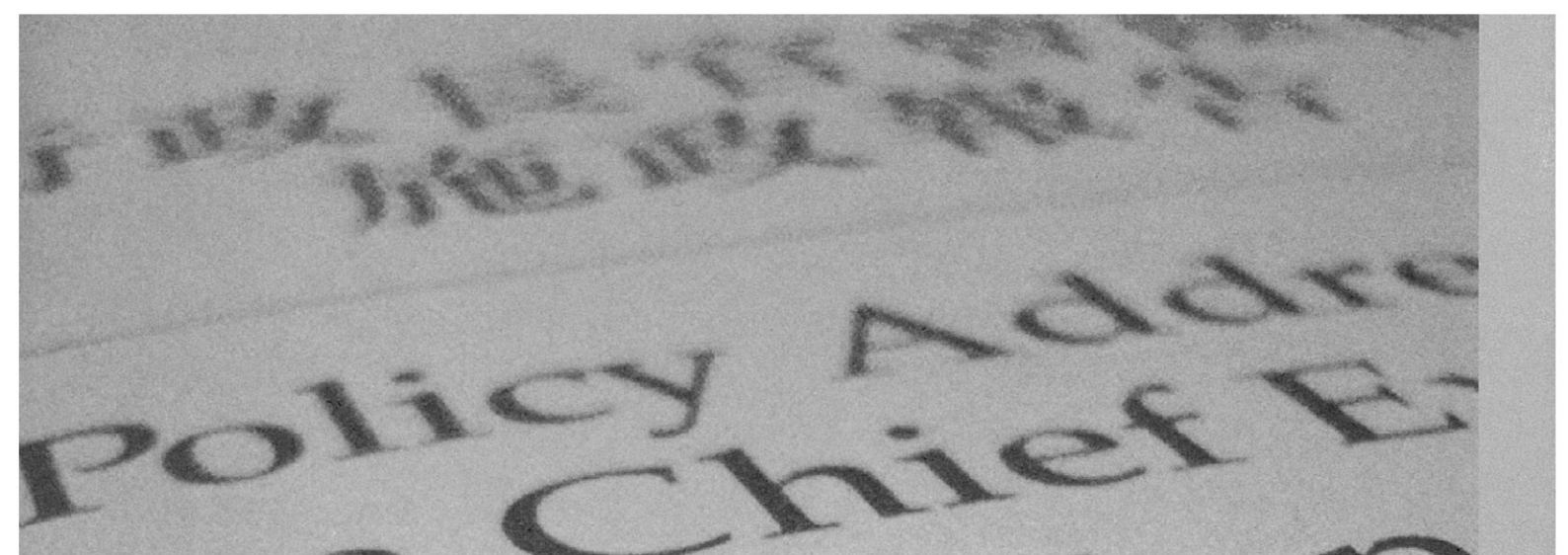
投資銀行雷曼兄弟破產，以及美林證券易手，震動了整個金融界。整整一個月，世界各地的股市多番出現恐慌性拋售，幾乎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倖免。我們所在的香港，股市更是一口氣從九月初的二萬一千點，下跌至現在〔27/10〕的一萬一千點，街頭巷尾，盡是一片愁雲慘霧。究竟，以金融市場為主導的本港，何時才能走出金融海嘯下的陰霾呢？在逆境之下，香港該是何去何從呢？

討論香港前路之先，得要說說近日在社會鬧得熱哄哄的一個話題，那就是：自由市場、凱恩斯主義，孰較可取？相關的討論歷來已有，但在近日變得熾熱，卻是時局使然。凱恩斯主義主張「大政府，小市場」，透過政府干預來增加市場需求，這政策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大蕭條」時期興起，並於二戰後大行其道。自由市場的原則跟凱恩斯主義剛好相反，提倡「小政府，大市場」，反對政府干預，相信市場的自行調節；自從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機以來，自由市場慢慢取代了凱恩斯主義，主導各國經濟。是次金融海嘯，不少人都認為起因於自由市場下，政府採取放任政策，讓經濟過度發展。故此，越來越多人要求政府加強對市場的監管，以防情況惡化，由是掀起了新一輪有關經濟理念的激辯。

談及上述事情，是因為若要使香港走出當前的經濟困局，便得研究政府應否「救市」，若真的行動，那「救市」的力度又應如何。事實上，香港一直採取自由市場政策，政府提倡「積極不干預」凡三十年，一直行之有效，使經濟發展蓬勃。但是，政府管治決不能「一部通書睇到老」，現今市場缺乏方向，投資者信心盡失，在經濟頻臨崩潰的今天，政府採取主動，挽救金融市場完全是責無旁貸，若是有心解決問題，應對的方法更應加大力度，務求快、狠、準。情況就像一九三三年，美國的羅斯福總統推出新政一樣，傾一國之力，利用國家投資、立法規管、保障權益等，拯救美國於大蕭條中。

可惜，當前政府的應對方法未免太令人失望。兩個月來，未聞任何具體政策建議，就連上周推出的施政報告也給公認為缺乏方向，乏善足陳。在金融危機之下，我們實在不能理解為何政府遲遲未肯出手干預。是要維持「積極不干預」嗎？我們明白市場會自行調節，但這樣的調節需要的時間太長了，人們甚至不能預示市場何時才會自行恢復過來，不作干預的話會對社會帶來極大的影響，如高失業率衍生的家庭問題、打工仔憂慮遭解僱的精神問題等，這些問題可不是經濟數據所能表現出來的。何況，不比冰島、阿根廷等面臨破產危機的國家，香港政府坐擁逾千億外匯儲備，為其救市方案提供強而有力的後盾，更加有英、美等國大力救市的先例可循，故此，港府實不應畏首畏尾，遲遲不作行動。

我們當然明白，政府在推出每項政策都得先深思熟慮，但兵書有云：「兵貴神速」，而且金融世界瞬息萬變，不容許反應遲緩。何況，政府救市，較諸其他建議別具一層意義，就是為投資者帶來信心。美國總統羅斯福面對大蕭條時說道：「唯一值得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恐懼，使人失去信心，是次金融海嘯之所以惡化，也是因為人們失去信心，作恐慌性拋售。此時此刻，政府救市無異於定海神針，可穩住投資者的心。由是之故，政府救市，實是刻不容緩。



評 施政 報告

黃毓民 議員
張國柱 議員
陳淑莊 議員

金融海嘯正值高峰期，特首於十月十五日在立法會上發表了上任後的第一份施政報告。

本會特別邀請了三位立法會議員為我們撰寫關於此報告的評論，希望各位同學能聽取多些社會不同的聲音，在社會事務方面能有所領悟。



評施政報告

張國柱議員

這份施政報告內的社福政策方面是我們不能接受的，因為報告的內容空洞，完全不能回應我們社福界的需求，對我們業界影響最深遠的整筆過撥款制度，整份施政報告不但隻字不提，更沒有提及社福界長遠發展的藍圖。

業界機構和前線員工對整筆撥款獨立檢查委員會的報告有很高期望，但施政報告內沒有表示任何取向或發展，我聽到不少社工都對此十分失望，似乎特首沒想到留意到我們社工界的訴求。整筆過撥款制度實施已經八年，期間業界怨聲載道，特首不可能沒聽到任何反對的聲音，政府是時候表現決心，為關係到整個社會的這個制度進行一次徹底檢討。

至於生果金，我們歡迎特首臨時的決定提高將水平到1,000元，而且沒有資產入息審查制度。我留意到行政長官只是說「擱置」資產入息審查制度，即暗示將來有可能還是要審查的。老人家要被尊重，經濟蓬勃又好，金融海嘯又好，我們都要孝順父母，尊重長輩。特首常說什麼敬老養老，我比較簡單一點，就是要愛老，要老人家經過重重審查，問長問短的問題，才得到1,000元的資助，這是不是愛老的表现？人生七十古來稀，又有多少個長者可活到100歲？為何政府連這麼微薄的福利都要計較？政府提到年輕人將來會有更大的負擔，要平均每個成人負擔500元的生果金，根本上是一個數字遊戲，平均計可能要每人500元，但以香港的稅制，應該是有錢人會多負擔一點，而貧苦的就少一點。而且政府一直強調65歲以上老人的數字，那麼合資格領老人綜援而選擇拾荒的長者數字呢？強調理性的政府為什麼不提供數字，告訴大眾有幾多長者寧願靠自己勞作而生活領取「敬老的」生果金，而不去領綜援嗎？特首常說要為下一代著想，減輕下一代負擔，但其實很多年輕人都會樂意敬老的，我就知有年輕人直言：「我交稅都希望老來有福利，如果生果金都有資產審查，我到65歲有強積金，到時一定過不到審查。」難道政府要年輕人交了40年的稅，就因為儲了一點錢就沒有老人津貼？總括來說，其實生果金的爭論問題可以有一個最易的最解決辦法，就是實施全民退休保障，可長遠解決長者的生活問題。

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盟
Joint Alliance for Universal Retirement Protection

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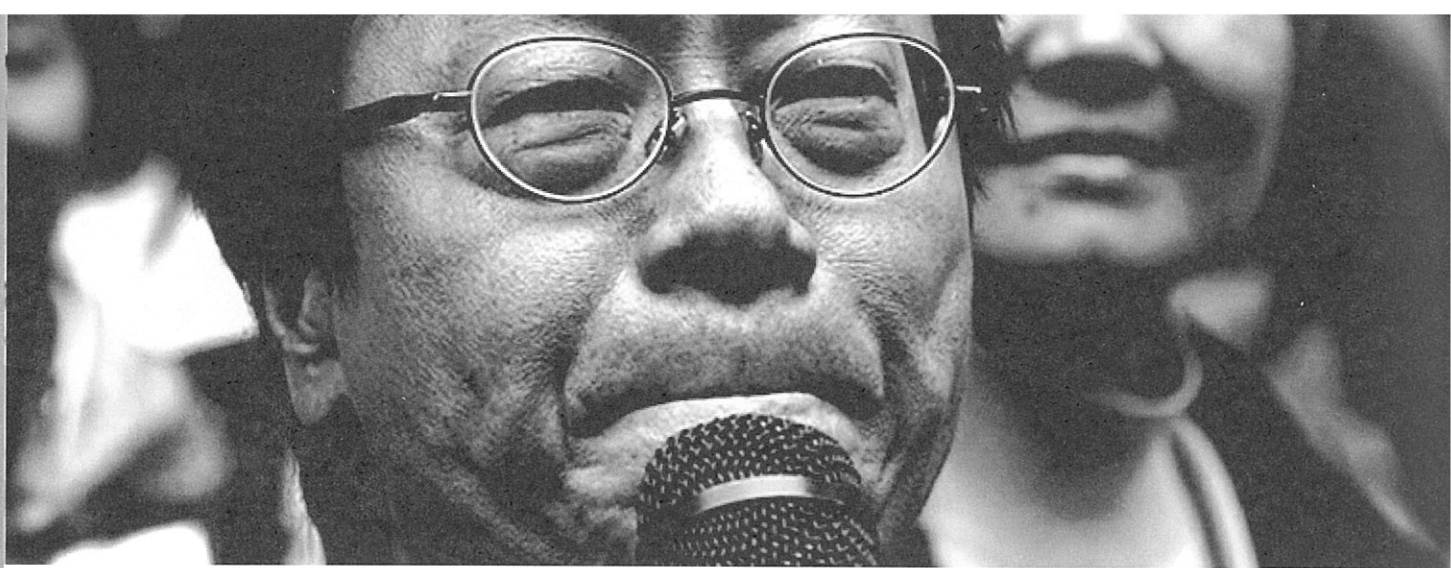
張國柱

支持設立全民養老金

施政報告提及的安老宿位和改善買位，我們是贊成的，不過現時安老宿位仍然嚴重不足，保守估計都尚要一萬個宿位，才滿足到現時的需求，我建議政府可在河套地區發展長者宿位，以一個較低的成本來提供宿位。現階段政府可延長長者日間護理中心的服務時間及增加名額，暫時滿足長者的需求。另外政府應留意殘疾人士宿位問題，現時殘疾人士宿位主要以私營居多，服務良莠不齊，希望政府將提交的殘疾人士院舍條例草案可全面規管院舍運作。

對於社區保姆計劃，我們認為是可取的，但政府一定要留意保姆的工資要合乎正常水平。近期就有報導指有社區保姆只有時薪18元，如果政府將這計劃擴充到全港十八區而定時薪18元，只不過是將廉價勞工計劃擴展到更多社區。其實對於婦女來說，無論是基層或中產的，雙職或家庭主婦，大部份都是家庭照顧者，而價錢低廉及富彈性的託兒及護老服務均有助婦女就業、進修及社會參與。去年，政府雖然撥出了合共4500萬港元，分別在3年內，幫助低收入婦女增加日間寄養及託兒服務的措施。可是跟據社會服務聯會的估計，全港約有20000名0-5歲的幼兒活在低收入家庭，以4500萬元來推算，每年只可提供約400個額外名額，與現實的需要有很大距離。今年，特首沒有在這方面「加碼」，而提出了「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這計劃以推動鄰里互助為名，但實質上只是倚仗鄰里以義工形式解決託兒問題，未有確實資源及配套的撥備，同時政府亦提出增加「社區保姆」培訓，但我們要強調政府在社區保姆發展上，一直未能採納婦女團體的意見，將其發展成幫助社區人士就業計劃，所以計劃覆蓋範圍非常有限。

我聽到不少社福界的聲音，他們都是要求有長遠的社福規劃藍圖，而所謂的長遠規劃，如政府自1991年起已經沒有出過的社福白皮書，都要我們樂於見到的，事隔17年，我仍不見政府回應對我們的訴求及對我們社福界的承擔。



沒有抗爭 哪有改變

黃毓民議員

十月十五日，曾蔭權於議事廳內唸書，朗讀由化妝師寫好的演詞，內容堆砌空洞虛浮的辭藻，竟欲想帶領市民迎接新挑戰。回想政府於毒奶粉、雷曼債券等風波，仍然表現不濟，庸官無能龜縮，後知後覺，還厚著面皮不知悔改。當然最後，眾高官依然是高薪厚祿，「坐以待斃」，而市民只能坐以待斃，自求多福。

最令區區氣憤難平的，莫過於是生果金的問題。老人家勞苦一生，晚年生活不是想享盡奢華，而是只想活得有尊嚴——一個多麼卑微的要求。可是，政府偏偏善財難捨。之前四川地震願花耗百億對權者逢迎拍托，之後又增設副局長及政治助理等職位浪費公帑。相反當市民大眾要求加多二百多元生果金，卻諸多藉口敷衍推搪，又要設下關卡，加上入息審查。曾蔭權視民望如浮雲，明知增加生果金至一千元是各政黨的共識，卻堅持他的強政勵治、行政霸道，倒行逆施，最終惹來民怨沸揚，民望插水至五十分水平。最後，於十月二十四日，突然說增加生果金至一千元，並取消入息審查制度，可是還強詞奪理，指責支持增加生果金的群眾，硬將他們定性為「感性」，明顯增加生果金對曾特首來說，是心不甘，情不願。

蘇格拉底說：「假如我不用言辭來闡明我對正義的看法，那我就用行動來證明這一點。」毓民掟蕉，不單是替市民消氣，更是彰顯社會民主連線的抗爭路線。我們定會透過議會內外的抗爭，去改變社會的不公義。一個施政報告上的政策建議，由出台至終止，不過十天，說穿了是草擬的人無能，讀稿的人無知。



還大專生一個公道 給年青人一條出路

陳淑莊議員

大部分先進文明、重視人才的國際城市，都不敢輕視教育的重要性。其政府的施政報告，教育部分必居要位。去年曾蔭權特首在施政報告中指出，香港有四分之一的資源是投入在教育上，可惜，當我們翻閱今年的施政報告，莫說想再看到每四元就有一元放在教育發展上，就連只想在當中找一個以教育為題的篇章都找不到，只能零碎地在不同以經濟為題的部分中看到「教育」二字，而專上教育更是隻字不提，莫非這就是政府對教育的交代？

專上學生資助

面對種種專上教育的問題，首先，筆者認為政府須立即豁免「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畫」及「專上學生資助計畫」中在學期間的利息。學生在學期間，理應專注學業以及享受校園生活，而非終日憂心償還學費利息。但現時學生所申請的資助計畫貸款，在學期間便開始計算利息，令本身經濟有困難的學生百上加斤，而且畢業後便要面對債台高築的問題，這根本違背了學生資助的原意。筆者認為政府不應將大部份教育開支轉嫁至學生身上，應以學生利益為本。試問學生在學期間便要承受一大筆利息，又怎可以專注學習呢？

此外，免入息審查貸款計畫方面，政府應立即撤銷無理的1.5%風險利率，令學生畢業後不用面對巨大的負債。雖然，政府多次強調免入息審查貸款計畫是以收回所有成本為目的，但即使政府不徵收風險利率，利息已達到無所損益，而政府徵收的行政費、拖欠期間的利息、附加的行政費等等，更完全能彌補政府營運此貸款計畫時的成本。我認為拖欠還款者應繳交較高的利息作罰款是合理，但政府以「有風險」為理由，向所有學生徵收1.5%風險利率，卻沒有道理，而且對按時還款的學生極不公平。我希望政府能全面檢討學生資助計畫的內容、利率的計算方法、延長還款期及撤銷無理的風險利率。

（後頁續）



大學學額

至於大學學額方面，筆者早於立法會選舉期間已公開要求政府作出檢討。現時大學學士資助學額約有14,500個，但由於當中部分學額要撥給非本地生、國際學校學生及海外回流生，所以實際給予本地學生的學額不足12,000個。其實自1989年起，香港大學學額已有近二十年沒增加過，本地生升讀大學機會越來越少，導致越來越多經濟條件許可的家長為子女安排外國留學的出路，畢業後更留在外國就業，而非本地學生在港讀書後又回國工作，變相本港人才的嚴重流失。而且部分的大學資源亦要拱手相讓予非本地生。為此，我希望政府能增加大學學額及大學的硬件配套資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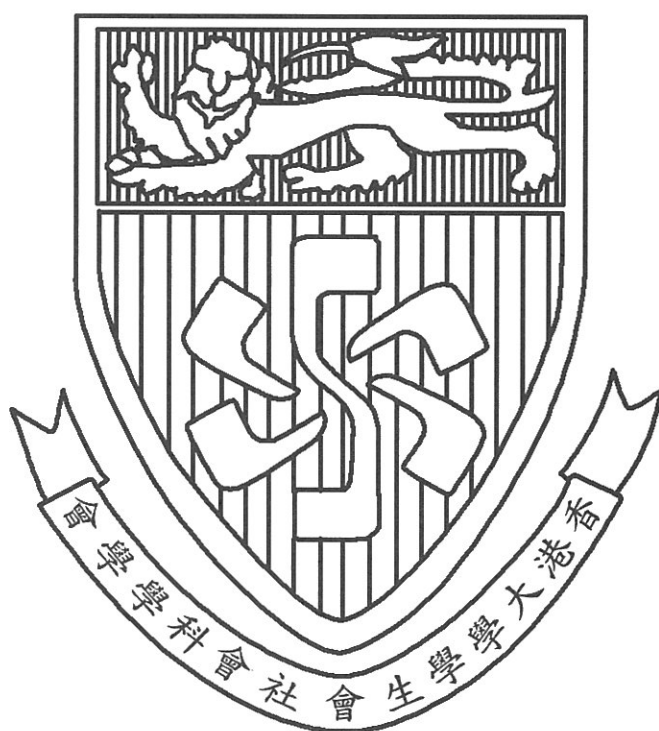
副學士課程

今年近20%的副學士畢業生選擇就業，平均月薪為九千至一萬元，但由於全球經濟滑落的衝擊下，預期明年副學士畢業生將面對艱難困境，平均月薪會劇減至六千至七千元之間，適合他們的工種會大幅萎縮，所以來年選擇升學銜接課程的人數將創新高，政府有否關注到他們呢？

此外，各院校的副學士課程沒有劃一的收生標準，導致副學士收生質素良莠不齊，亦有個別院校在未獲專業學會認可前開辦如護士等專業課程，令學生畢業後或無法註冊成為相關專業人士，影響副學士的認受性。筆者希望政府密切留意副學士課程的發展，加強監管副學士收生質素，監察各院校開辦專業資格課程，確保課程得到專業學會認可，並考慮增加副學士銜接大學學位的機會。

金融海嘯席捲全球，香港人衣食住行樣樣艱難，年青人亦受到影響，無論是教育、工作或住屋方面，都要面對種種難關。事實上，本港自1989年來，政府已經設定18%適齡年青人入讀大學，近20年來沒有增加之餘，反而從中抽走部分學位及資源予非本地生和海外回流學生，令致越來越少年青人能升讀大學，這亦是本港年青人失業率持續攀高的癥結點，近期更有調查發現，逾六成年青人時薪不足30元，這實是香港的悲哀。年青人是社會的希望，我促請政府能檢討學生資助計畫、增加大學資助學額及改善副學士的質素和樽頸問題，還大專生一個公道，給年青人一條出路。

香港大學學生會
社會科學學會



四十周年專題

歷史回顧
蘇敬恆先生專訪



在剛過去的模擬諮詢大會中，有一位上莊說：是否太平盛世過得多了，大學生都變得封閉了？這當中確有其理據，現在不少學生組織的活動都被評為一個樣板，為做而做；娛樂泛濫，批判欠奉。這是否因為人們總覺得過去的好？就讓我們藉香港大學學生會社會科學學會成立四十周年這一契機，回顧其歷史，鑑古評今，展望未來。



六八—八四：亂世之雄

這段時期的學生組織的情況，和世界大勢一樣，都可以「亂世」來形容。七十年代，正值越戰時期，香港要面對的除了一批批的越南難民，還有這場血流成河的勢力爭鬥帶來的反思；中國大陸正值文化大革命，在港也掀起一股火紅熱潮；及後又有中美，中日建交，香港回歸問題等等。至於港大之內，隨著時代演進，會社數目激增，然其性質的多樣性使當時「香港大學學生會直接統轄各會」這一架構無法應付資源分配的問題。

然而，「三蛇」在芸芸學會之中，早已脫穎而出，在外務方面，如有什麼大事發生，總是第一個對之作出反應，小至本地的失業問題，大至越南華僑被害事件，也會在學會的官方刊物一號刊被評論。另一方面，在七十年代末，「三蛇」和文學院學生會更是評議會制度的先驅者。經過約十年時間，「三蛇」及其屬會終於於八十年代中期，成立一套完整的附屬架構及評議會制度。「三蛇」和文學院學生會可以被稱為結束這「亂世」的「大功臣」。

本會歷史



八五—九四：黃金十年

這十年見證著香港民主的開始，也成為香港回歸前最重要的過渡期。其中更有不少舉國大事，包括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對於是次事件，本會曾經通過報紙把一些外界的消息放進信封並藏在報紙裡（因為當時內地政府封鎖對外消息）。雖然沒有什麼顯著效果，但畢竟也是對社會的一點熱誠。外務的進一步擴大的另一明證是社科節的轉變：從一年一度的康樂活動變成一年一度的外務活動（以社會事務為題）。另外，在一般的迎新營外，當時還舉辦了外務迎新營（後來變成學術及外務迎新營）。順道一提，這段時期的「三蛇」也開始籌辦交流營。還有，這段時期的內閣不斷致力於一些專業的學術研究及調查，對推廣社會科學可謂不遺餘力。這段時期堪稱外務的黃金時期絕不為過。

除了外務，「三蛇」的這段時間也是體育事務的輝煌期，每年在院際比賽都在前列位置，在九四年那一屆更奪得男子總冠軍。此外，這時期評議會中的體育委員會更定期舉辦系際體育比賽，可見當時同學對於參與體育活動甚為熱衷。其他的康樂活動也是多采多姿，包括有歌唱比賽，午間演唱會等；即使社科節變成了外務活動，本會在這段時期的康樂活動還是很有看頭的。

社科 SOCIAL

九五—零一：落日餘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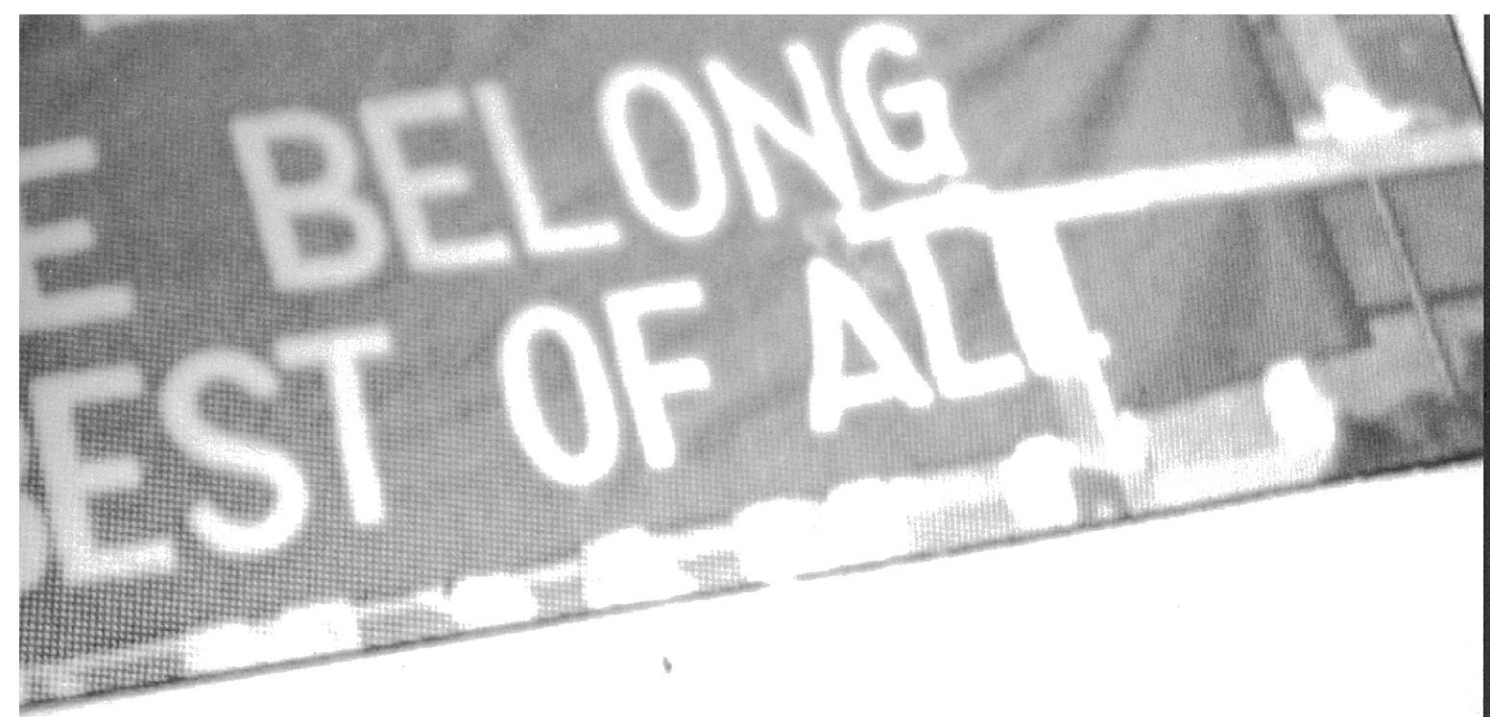
香港終於順利回歸，然而金融風暴及八萬五等問題卻是接踵而來，但焦點已由國際大事轉至本土民生，但本會仍是第一個去對各種社會問題予以反應：九六以回歸為題的社科節，更請來不少重量級嘉賓壓陣（如楊鐵樑），可謂一時無兩。這段時期本會幾度籌辦學術交流營（如零一年的西藏之旅），均大受歡迎。

內務方面，由於市面上的娛樂模式愈趨多樣，同學對學會籌辦的康樂活動的需求減少，故本會也作出轉型，轉以勁過節為一年一度的康樂重頭戲（當然還有迎新營和迎新夜）。此外，參加體育活動的同學亦逐漸減少，其中有不少運動的參加人數欠奉，因此本會也減設了一位體育秘書（從前是男女各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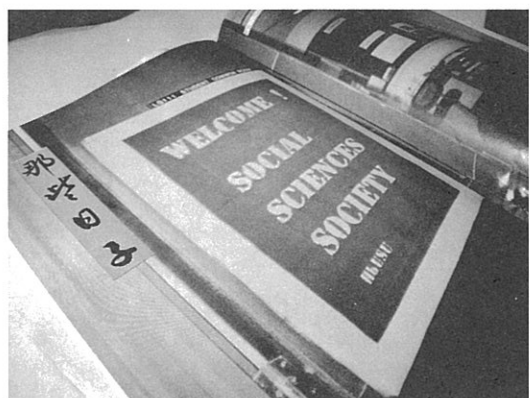
零二—零八：太平盛世

以近七年來說，似乎已沒有足以像以往那麼震撼全港的大事，國際大事與香港的關係也逐漸脫軌。由此觀之，本會的外務活動也無法如以往那麼「熱血」；活動的規模也相對縮小，而形式更只限於論壇及辯論，交流團也已成爲絕響。而社科節的題目也已轉向文化方面，似乎連以外務爲主的本會也開始響應太平盛世。

內務方面卻是變天。自從香港大學學生會經濟及工商管理學會成立後，屬會與院會的附屬關係就有了轉變，其中有兩個屬會就從本會離脫，及後又有一個從文學院學生會轉過來。另外，學制的轉變，包括學分制及三三四，也令本會的內部行政受到不少影響。至於評議會，其以往作爲院會及各屬會合作籌辦活動的作用亦逐漸淡去，只剩下作爲分配迎新時期的資源的機制。另外，由於同學興趣逐漸淡卻，學術及外務迎新營也被取締；體育方面，系際體育比賽也沒再舉辦，連參加院際體育比賽的同學也買少見少。但值得提及的是，本會於早幾年把港大的傳統—高桌晚宴帶進「三蛇」，而且亦很受同學歡迎，不久之後也會成爲「三蛇」的另一傳統。



「公民」



總的來說，由於不少客觀因素，「三蛇」予人的形象已不再那麼明晰，其舉辦的活動也似乎少了從前那種帶動人心的力量。

零九一：東山再起？

有不少人可能認為「三蛇」已風光不在；然而，一向走在社會最前線的我們，又怎可如此輕易被時代洪流沖走？未來的內閣應正視校內同學心態的轉變，以及社會上大事的走向及可能的轉型，從而作出應對。其中最受爭議的一些問題是：體育在「三蛇」內是否還有必要存在的價值？現存的評議會是否公正民主？及後的內閣，要抱持敢於改變的決心，才能令「三蛇」重生！

「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



蘇敬恆專訪

蘇敬恆（本會二零零一年度內務副主席）
現職無線電視二零零四年於香港中文大學新聞系碩士畢業

記：記者
蘇：蘇敬恆

記：請問你覺得三蛇的定位應該比較注重內務還是外務？

蘇：其實．．．已經落莊很久了，不太記得，但我覺得有些事情沒有以前想的那麼複雜。我現在會覺得那個思考的過程比較重要，每一莊都總會有自己的目標。出來工作之後，我覺得以前想得太複雜，究竟是父親還是母親比較重要？如果兩個一起掉到水中，你又會救誰？我覺得跟內外務一樣，不是互相排除的。莊期中討論了哪樣比較重要後，實行時又未必能夠應用，討論這些其實沒有甚麼意義，我覺得soft skills比較重要，而不是結果，所以這一條問題我覺得沒有一定答案。



記：那你覺得上了三蛇這一支莊對你日後的發展有甚麼幫助？

蘇：嗯．．．小時候我想過做太空人，但覺得沒甚麼可能，長大後覺得上不到太空，那我當飛機師也不錯呀，但偏偏我又戴眼鏡，我喜歡讀書，寫文，不太對數字敏感，所以慢慢地偏向了文科，文科最厲害就是當律師，但好像太遙遠，我又對BBA沒甚麼興趣，所以就選擇了新聞這一行。其實上莊對我日後的發展幫助不太大，心態不應該這樣，否則應該會失望。上莊有幾個好處，第一就是可以認識到一大班好朋友，無論是上下莊都可以；第二就是對待人接物方面會有幫助，也能培養責任感，可以讓我們了解到一個迷你社會，評議會就好像一個議會，可以質詢內閣，我們也要完全跟著憲章來走，偏差了就是違憲，每一步都要想清楚，這一些都不是中學時能夠學習的，透過上莊，我們會對regulation、legitimacy這些概念比較為意；第三就是學懂怎樣表達自己和組織活動，可以改掉處事方面的不成熟，認識到禮儀，認識到怎樣能夠有禮貌地反對別人的觀點，我們常說Persistence and responsibility，在persistence方面，上莊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能夠有意志去堅持完成整個過程非常重要，在responsibility方面，我們也能學到自己對社會應有的責任。

記：當初你為甚麼會選擇三蛇這一支莊？

蘇：大學時，我有宿舍堂，是利銘澤堂，還有拍拖。Second up degree是重要，但在大學總會有犧牲的，很多人會說時間管理很容易，其實不然，說就容易，根本很難實行。我覺得上莊只有一年級才可以做，宿舍我所錯過的，我可以二年級三年級才去補回，堂友也會很體諒我。進大學後我想經歷多一點點，上莊、宿舍，我都想加入，不上宿舍的莊因為我不想太單一，所以我會想上院會，我對ICA好像沒有甚麼大興趣，我比較想上一個學術一點的學會，我讀社會科學，又覺得三蛇的迎新營不錯，那自然就選擇了這裡。



記：你覺得社會科學學會比起其他院會，應該具備甚麼獨特之處？

蘇：以前的人一定會回答你社會民生和時事，但其實比起其他人，我們又不是真的特別關心，難道你說工程學會，醫學會他們就不關心嗎？我們不同的是在於關注的層面比較廣，老土一點，我覺得甚麼都跟社會科學有關連，我覺得不需要突出自己，只要做回自己就可以了，熱誠？關心？其實都是自欺欺人，其實學生運動影響已經慢慢下降，不同於那個火紅年代，思考路線不應該這樣，如果我們能做到令全港大學生都關心社會，那我們就真的很突出了，其實我們可以扮演一個協調者的角色，比如關於十大建設的事情，我們可以跟工程學會一起搞一個論壇，又比如關於醫療改革，我們都可以跟醫學會一起合作。





記：你期望看到三蛇來年有甚麼發展？

蘇：早兩三年前，我有跟我的莊友談起，我最關心的就是一個健全的評議會制度，評議會原意是好的，但無奈增加普選評議員，你們的上莊就可能全都變成普選評議員。現在的評議會真的沒有甚麼意思，我覺得幹事會應該全部退出評議會，不然的話根本就達不到評議會監察的效果，我認為監察這一個基本功能一定要恢復。

在活動方面我比較沒意見，每一年所舉辦的活動都可以很靈活變通，不變的話其實只有死路一條。我以前是內務副主席，我會比較關心內務發展，學制是非常重要的，對同學學習很有影響，為學生向學院發聲是最應該做的事，我那個時候有審核過一個中文課程，用問卷訪問學生後，發覺很多學生都覺得這個課程某幾部分很沒意思，那收集問卷後我就向中文學院反映，原來他們真的會聆聽我們的意見，之後那一年，他們就對課程作出了改變，我覺得真的很有滿足感。現在很多學系都會在課程表上寫上很多他們已經沒有開辦的課程出來，同學們以為可以修讀，但到最後才發覺其實沒有開辦，其實沒有開辦的話你可以給那個課程打一些記號，但不要寫得好像一定有的樣子，我常常懷疑他們是想向校方增取多一些資助所以才寫成這樣。

有時候我覺得福利才是最緊要，比如校方建設方面給多一點意見，同學們的歸屬感可能反而會更大，在對外強勢之下，就要多關心一些基層，民生。如果會員覺得你做的事情其實對他們沒幫助，那他們覺得沒有歸屬感其實一點都不奇怪。

（完）



香港大學學生會社會科學學會 第四十屆幹事會內閣

『澄閣』

學院事務

本年，本會於院務上曾對數事項作出反應。

第一，本會進行了兩次公開的問卷諮詢，收取會員對院務之意見，如「雙主題 (Twin Themes)」、社會科學學士新課程等，並舉辦兩次院長論壇，讓本會會員直接向院長交流及提問。第二，本會內之香港大學學生會社會科學學會評議會院務委員會（下稱「院務委員會」）就學院之FOSS科目進行諮詢，並將所得資料送交學院作參考，及後院務委員會更代表學生於學院之檢討會議中發表意見，學院對是次討論表示欣賞及承諾會參考學生意見。第三，本會曾代表學生，參與學院網頁改革之會議，以學生角度表達對網頁的意見及作出提議。

總括來說，本會於本年度積極參與院務，履行社科學生代表之責任，為各位謀福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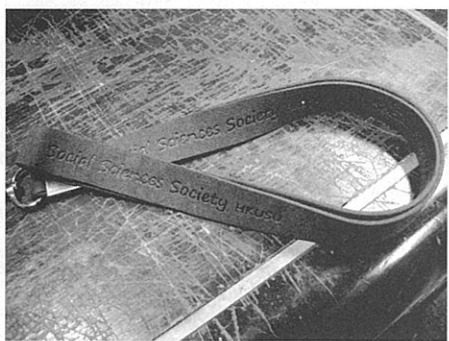
外務與時事工作



作為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生的代表，本會對社會事務理所當然擁有一份熱情和關心。因此，本會一直以來也堅持站在社會的最前線，履行作為社會科學學生以及學生組織的義務。

本年度，本會旨在使香港大學的同學了解、關注並參與社會事務。因此，本會就本年發生過的一些社會大事及一些社會現象舉辦了一連串的活動，為同學提供資訊，加深他們對社會事務的認識，以及提供機會讓同學就不同議題有深入和理性的討論，發揮自己的知識和能力，親身參與社會事務。本會曾就不同議題，例如陳冠希的裸照事件以及二零零八年度香港立法會選舉，於中山廣場舉辦論壇，亦撰寫了多篇時事評論和出版。本會幹事深信，作為學生組織，我們可以，亦有責任關心社會，為之出一分力。這亦是社會科學學會多年來的宗旨。

福利工作



承接上年，今年我們繼續設立Refreshment Corner，以便宜的價錢售賣各式各樣的零食，方便在會房附近上課的會員。有見其反應熱烈，我們增加了售賣物品的種類，如：蕃茄薯片、牛仔片、芝士餅等。除了小食，我們還售賣飲品，包括咖啡、可樂、葡萄適等，連同原先設在會房的飲品機，給予會員更多不同的選擇。同時，我們繼續開放會房，讓會員有一個聯誼的地方，會房內提供影印、傳真服務，並有不同的報紙、雜誌及課外書籍，供會員閱讀。不得不提的，當然是我們的會物。本年度，我們設計了多項新會物供會員購買，計有：soc USB〔俗稱「soc手指」〕、soc電話繩、soc紙、soc tee等，會員反應熱烈。最後，我們繼續參與「Joint Soc Jetso」計劃，與另外五個院會攜手合作，為會員帶來逾一百間商舖的折扣優惠。

會務報告

體育工作



院際體育比賽的進行橫跨整個學年，參與的院會共有十個。零七至零八年度我們共取得三面錦旗：女子乒乓球冠軍、女子足球亞軍及女子網球季軍。而為了準備院際體育比賽，我們新增了定期體育訓練，項目包括：足球、籃球等。我們參與院際體育比賽及舉辦其他體於活動，旨在團結會員，增進彼此的情誼。堅持、奮鬥、為勝利而努力，這一些不僅為我們提供了共同目標，更有助提升會員對本會的歸屬感。



康樂工作



團結會員，向來是本會的一個重要目標。

會房設有康樂閣，提供一些遊戲，如：撲克牌、層層疊等，讓會員可於會房內輕鬆一番。

四月的時候，本會於梁銑琚樓擺放了勁過攤位，有售賣勁過包、寫揮春、祈願板等活動，於考試前為各位社科同學打打氣及希望可減輕他們緊張的心情。

另外，本年八月舉辦了三日兩夜以「生還者」為主題的營新營，報名反應熱烈，有近120名新生報名參加。是次活動中，我們透過不同類型的遊戲，令新生對大學生活有一些更深的了解，並為其作好準備。

緊隨著三日兩夜的迎新營就是鬼話連篇的迎新夜，辛苦了兩個多月，由不堪，混亂，缺乏組織到成型，整個籌辦迎新夜的過程真令人感動...很敬佩勇守撈屎橋的莊友和尋找繡花鞋的新生！雖然期間發生了很多預料不到的突發性事件，有些組別未能完成所有地方的tasks，但只要大家能從中認識新朋友、了解多些關於這所大學的事就已經很好了。

剛過去的九月中，三蛇舉行了一年一度的高桌晚宴，本年度高桌晚宴的主題為The First Supper，對社科新生而言，大學生活無疑是人生的一個新階段；對正就讀社科的同學而言，新學期更是另外一個挑戰。就這個主題，我們邀請了羅范椒芬女士作為嘉賓，她分享了自己退休後的生活和對人生的看法。高桌晚宴提供了同學接觸社會賢達的機會，更是所有社科同學每年聚首一堂、互勉互勵的日子。這樣具有象徵意義的活動，希望能在以後能一直承傳下去。

會務報告

出版工作



在出版方面，本年度本會共出版了五本刊物，分別是號刊三月號、社科節特刊、迎新特刊、立法會選舉特刊以及本刊。

本年度第一本號刊的專題是台灣的總統選舉，本會希望能透過以不同社會科學角度去分析選舉一事，讓同學對選舉有更深的反思。本會亦在此刊中加入了對地理學系主任林教授的訪問、本會會訊以及同學投稿。

社科節特刊乃為社科節的宣傳刊物，內容包括對社科節主題－明星效應的深入探討、同學們對明星效應的意見、本次社科節的活動概覽以及幹事會對明星效應的看法。

迎新特刊是為了解新生對本會、校園、港大文化以及所修讀課程有初步了解而設，本次出版為了方便非本地生，特採用了雙語印刷，希望非本地生都能跟其他本地生一樣融入香港大學這個大家庭。

接著的是立法會選舉特刊，此刊的出版並沒有列在本年度計劃中，可是為了迎接九月頭的立法會選舉以及輔助立法會選舉系列的活動，本會最後決定出版此刊物。本刊內容包括立法會架構介紹、立法會選舉發展史、立法會選舉制度簡介以及三位不同黨派年青候選議員的專訪。

總括而言，本會本年度成功完成以上的出版工作，不過相信在排版跟校對方面仍然有進步空間。

LG111

SOCIAL SCIENCES SOCIETY ROOM



學術工作

Major Minor Talk

在四月份舉辦的 Major Minor Talk 旨在使同學對打算在本學年主修或副修的項目的內容以及其將來的升學途徑有更深入的了解。此次的講座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社會科學學院的職員講解有關選修程序所需注意的事項；第二部分為問答環節；最後一部分為一年級同學和二三年級同學的分享環節。在最後一部分同學都很踴躍與高年級的同學交流，希望能得到一些經驗之談，有助自己選主修及副修的項目。總的來說，同學對是次活動的反應很理想。

舊生分享會

這個活動是由香港大學學生會社會科學學會評議會學術委員會籌辦的。是次活動旨在協助同學對社會科學畢業生未來的不同就業方向及多樣性有更多的了解，我們有幸請到多位在職舊生擔任是次分享會的嘉賓，當中包括懲教處職員及社工。同學在活動中踴躍發問，活動後更有不少同學留下與嘉賓作更深入的交流。

2/9 立法會選舉戰前預測

此論壇為立法會選舉系列的第一個論壇，本會有幸邀請到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鄭宇碩先生，時事評論員馬震寧先生和 Roundtable Research Director 岑家輝先生。總體來說，整個討論氣氛也很不錯。此次論壇作為選前預測，嘉賓們對不同政黨的表現及勝出機會都持不同的立場，但各自的見解都是深刻獨到的。不幸的是，由於天雨關係，不少同學都無法參與論壇。總的而言，我認為有參與的同學應該會能對選舉有些更深入的看法，而可改善的地方是如我們下次預料到有天雨情況，應借用梁銑琚樓大堂。

Financial Tsunami and Social Enterprise

Raymond Yim

The outbreak of financial tsunami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global economy. Hong Kong being a financial centre is no exception. The response towards the financial tsunami so far is rather expectedly negative. Nevertheless, audience provided quite positive feedback last month when I, in the capacity of professional accountant, and a well-known insurance company regional director were talking to the public on Cable TV. Apart from the professional approach in explaining purchasing financial products nature and consequences, the introduction of social enterprise (SE) coupled with CS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lso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generating such positive feedback.

In view of the drastic decline in Hang Seng Index and closure of retail chains that certainly ends up in increasing in unemployment rate, the emerging of social enterprise may provide a feasible solution to solve the problem. Social enterprise is talking about double bottom-line and such principle may be more acceptable by the community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under the present Hong Kong scenario. Hong Kong people, in particular the group of entrepreneurs, should start thinking more about life, CSR, caring company, empowering the deprived group, entrepreneurship enhancement and social enterprise.

For SME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 the writer's invented "SME to SE to SME" seems have room for application. Social enterprise together with government financial assistance (such as HK\$6M guarantee), as well as SME own initiatives with the dual objectives of sustainability and CSR makes social enterprise workable. To put into practice, Hong Kong Social Enterprise Incubation Centre can provide professional advice given by accountants, lawyers, IT specialist and bankers, together with alumni and the input of new and creative business plans produced by university students makes perfect cross collaborations for reengineering ordinary business into social business.

Regarding multinationals and listed companies, it is time to move from CSR (around 25% of companies in Hong Kong are engaging in CSR to meet legal requirements or set up volunteer teams) to social enterprise. The writer also invented "McDonald for the poor" which the retail chains in Hong Kong may consider. To elaborate this concept further, one have to consider the main reason for poor people to remain poor is largely because they have no or limited assets. Starting a business is the first step to own assets. For the retail chain can initially set aside one outlet selling as franchise store, say @HK\$3M loan to the deprived group on a longer credit term, say for 3 years payback period to a group of 50 people, as according to Hong Kong Companies Ordinance shareholders of a limited by shares company is restricted to 50 shareholders. Upon the expiry of 3 years, the same HK\$3M can be "reuse" to start another outlet for the deprived.

(P.T.O)

Social entrepreneur has to be innovative while ideas generated can be replicated and scaling up. Social enterprise development can to some extent counter-balanc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he financial tsunami. These innovative ideas can provoke new thinking as well as attracting the attention of both alumni and students to make social enterprise practical in Hong Kong. In return, HKU may consider presenting a 3E Awards (Empowerment + Enhancement = Entrepreneurs) to successful social enterprise projects.

Mr. Raymond C.M. YIM is Founding CEO to Hong Kong Social Enterprise Incubation Centre Limited and CM Consultants. Mr. YIM is Hon. Treasurer (Deacon) to Hong Kong Methodist Church and Hon. Secretary to the Institute of Financial Accountants and sits on numerous NGO Boards actively promoting social enterprise in Hong Kong four sectors (commercial / academics / NGO / government). Raymond is also co-organizer to Hong Kong Social Enterprise Summit (November 2008).

Languages-Social Scienc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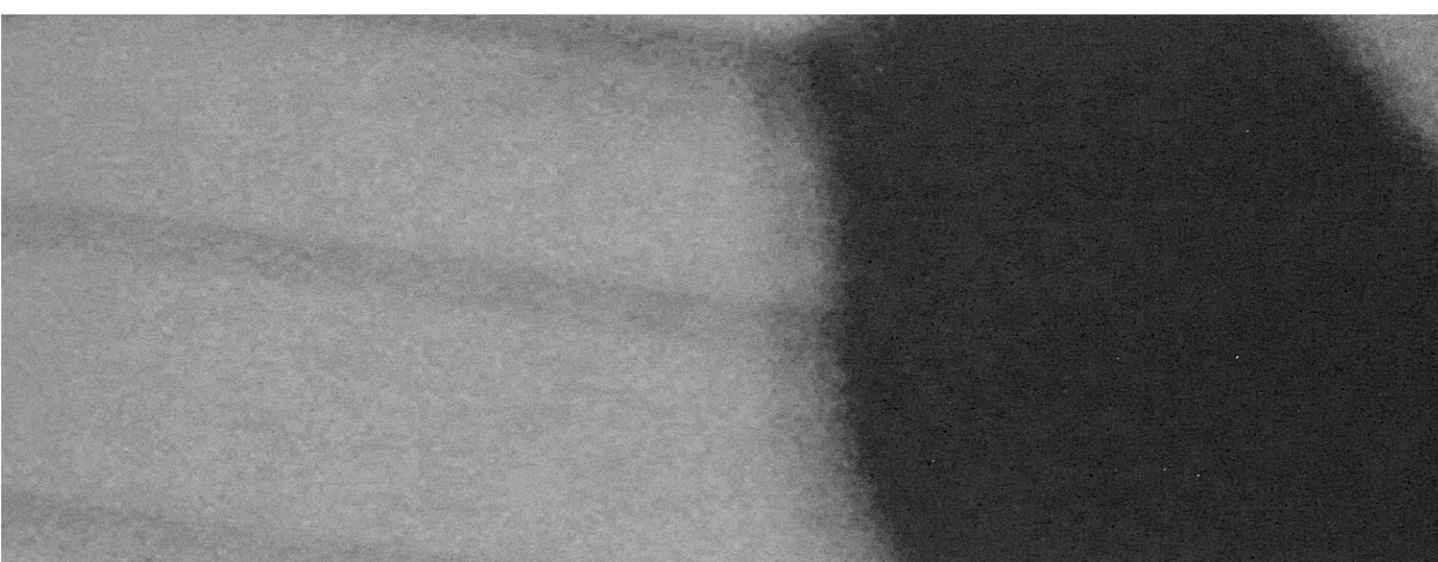
Ricky Tso -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Wow, you study social sciences? So are you going to be a social worker?"

"Social Sciences eh? I see! Isn't that the same as Sociology?"

"What do you guys do in social sciences?"

I am sure most of you have come across people asking you the above questions. But do we, Soscientists, know exactly for sure what Social Sciences are? Is it only confined to those disciplines offered by the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If you search in Wikipedia, it tells you that social sciences are "academic disciplines concerned with the study of the social life of human groups and individuals". This includes, of course, geography, journalism, politics, psychology, social work and sociology, as what's offered under the Faculty. Besides those, social sciences also include anthropology, economics, law and Linguistics. For the last discipline raised, I would like to point out here how significant languages are in affecting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particularly in the fields of social sciences.



Languages are something that no one can avoid in daily social lives. It is which that keeps the day-to-day interaction of mankind possible. It is easy to notice how you are bombarded with languages every single minute. You can start imagining yourself on your way to a morning psychology lecture. You are met with signs and symbols, perhaps telling you directions or persuasive slogans from posters of student societies' adverts. Then, you meet some friends and you all greeted each other. Then you arrive in the lecture room in which the lecture is given in an interesting manner (which is actually the factor that attracts you back to HKU that early) with occasional Youtubes and questions answering. After the lecture, you may want to pop a quick snack in Starbucks. You read from the menu and make an order at the cashier. This is a typical day of almost every student in HKU in which languages cannot be taken out.

In the political world, manipulating languages is something that politician often do. The well-know "I'll get the job done" (I'll get it done, but it is not necessary I who does it) and "I'll try my best" (I'll just try, and to what degree is "my best" is not defined). Those pragmatic expressions are also used in everyday lives.

From the bible, the diversity of languages is a punishment from God. Yet, this diversity may also be well explained by the geographical differences and variations in geography. Hence such diversity is well appreciated in the field of social sciences.

Then, in all sorts of researches that require interview, both the interviewer and the interviewee are expected to follow the Cooperative Principles of conversation. This requires the speakers and hearers giving truthful, sufficient, clear and relevant answers for each other in order to carry out a coherent and cohesive conversation successfully. Every gestures and signs occur in the conversation is also significant to the expression of oneself.

The effect of languages in our lives, to an extent, has become an inseparable part. How we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how we receive information about the outside world, and even our thought may be well affect by languages. Especially in this globalising world, we should take note of every single aspects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 contribution languages have for it. News that we hear from the media nowadays such as news about the economic crisis, the poisonous dairy products in China, the US election, etc.can only reach us when languages are used. Languages is something so important that linguistics can actually be applied to every disciplines mentioned in the field of social sciences.

評議會有感

黃孝和一社會科學學院

從來，社科同學給人的印象都是敢作敢言，我們所讀的是社會上人與事之間的關係。回到香港大學學生會社會科學學會評議會（以下簡稱評議會）的層面也亦然，我們提供了一個平台予學會和會員討論屬於社科同學之間的事。無疑，這的確是個遠大的目標，作為普選評議員的我也在參選時的諮詢大會中以此作為來年的方針，許下承諾，希望能憑自己一年的評議會的經驗去平衡各方的聲音和促進合作和交流。

一年快將過去，以上的目標能否達到我尚且不談。但回望過去，我便有以下感受。很多人曾經問我評議員究竟是甚麼？我們的角色又是甚麼？這的確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是一些無聊人因為生活太空閒想找機會胡說八道嗎？是一些所謂的「和事佬」為著解決學會之間所涉及的大小利益問題而操心嗎？還是一個投票機器在適當時候投下關鍵的一票去改變結果？甚至是一個上莊操縱下莊的工具嗎？這些問題我都有想過，可是答案還未能找到。不過，這一年間最深刻的體會就是更加了解人的真面目，當大家也各自為了自己的利益去拼搏而流於不理性的討論時，作為評議員的只能謹記自己應維持的角色，但確實能做到的卻不能扭轉這個局面，有時真的感到很無助。所以，當我們在設法為此而改變的時候，也應想想是否自身的問題，是我們一手促成這個局面嗎？

一直以來不知道大家所期望的評議會應是怎樣，但大學作為社會的縮影，我絕對認同它的存在價值，這就是不同團體之間的互相監察與制衡。沒有這種機制，就會出現權力放縱，最後受影響的也是受制於這機構下的人。

最後，我深信上莊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它讓我們一群來自各方的同學透過舉辦活動來吸取經驗，其中很重要的是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和相處以及危機處理。當中少不免也會犯下錯誤，但願我們也能勇於面對過失，學懂承擔，為建構更美好的社會努力。



主席總結

各位社科同學：

回想一年前，我當上了主席，而我們十四個庄友也雄心壯志的當上了幹事。當時，第四十屆幹事會對我們來說，感覺只是湊巧，並且好像多了一分壓力，但又說不出是怎樣的壓力。

年度計劃上的項目一件一件的完成，有完滿的，有不甚理想的，在此，希望會員們都能夠體諒包容。我可以說的是，我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和心血去完成當初所承諾的。

好了，各樣活動完成了。回頭一看，想起當初的抱負，計算一下自己實現了的有多少，才發現一個學會四十歲的意義。人總喜歡在十年、百年的時候慶祝一番、作樂一番。但我想，這些如里程碑一樣的年份是十分難得的機會讓大家去為過去作總結、檢討得失，並遠瞻未來的路向，使一個組織能夠繼續發揮它的功效。

快要落庄，總喜歡找一些東西去懷緬一下。在發掘會房封塵已久的文件的過程中，儼如進入了一個無價的寶藏，不禁讚嘆前輩所做過的一切，自愧不如。你會發現，從前，各學會都是一個領導的角色；縱觀現在，其性質已轉變了很多，很多學會都已經淪為純粹的服務提供者。而我們社會科學學會又是否正跟隨這一股洪流？我希望答案是否定的，這亦正是我們的堅持。除了勁過、迎新等對內活動外，還要繼續舉辦社科節、時事論壇等外務活動。現在的同學普遍對發生在他們身邊、社會上的事情均表現冷感，因此本會期望能夠提升同學們對社會時事的關心。我們大學生並不是盲從附和的一群，扔下社會責任於一旁棄之不顧，反之我們要引領同學們認識大學生最基本的責任，這，正是社會科學學會最獨特之處。

我相信，對各位社科同學來說，無可置疑的，社科不是強烈職業導向的科目。你們在當初選擇社會科學時，已經是獨特的一群——浪漫、有理想、有抱負的青年。希望大家在享受多姿多采的大學生活時，不要被磨掉這特性，繼續努力，為將來回饋社會作好準備。

二零零八年度香港大學學生會社會科學學會
主席 陳志強



香港大學學生會
社會科學學會
出版

號刊一四十周年特別號
編輯委員會

總編輯：羅紀恒（出版秘書）
副編輯：陳志強（主席）
陳以欣（內務副主席）
陳穎瑜（外務副主席）
曹宏業（常務秘書）
林淑琪（財務秘書）
歐佩珊（市場秘書）
梁爽暉（外務秘書）
許修慈（時事秘書）
楊健恆（學術秘書）
黃肇鴻（宣傳秘書）
何禮信（福利秘書）
郭曉洋（康樂秘書）
黃雅鈴（體育秘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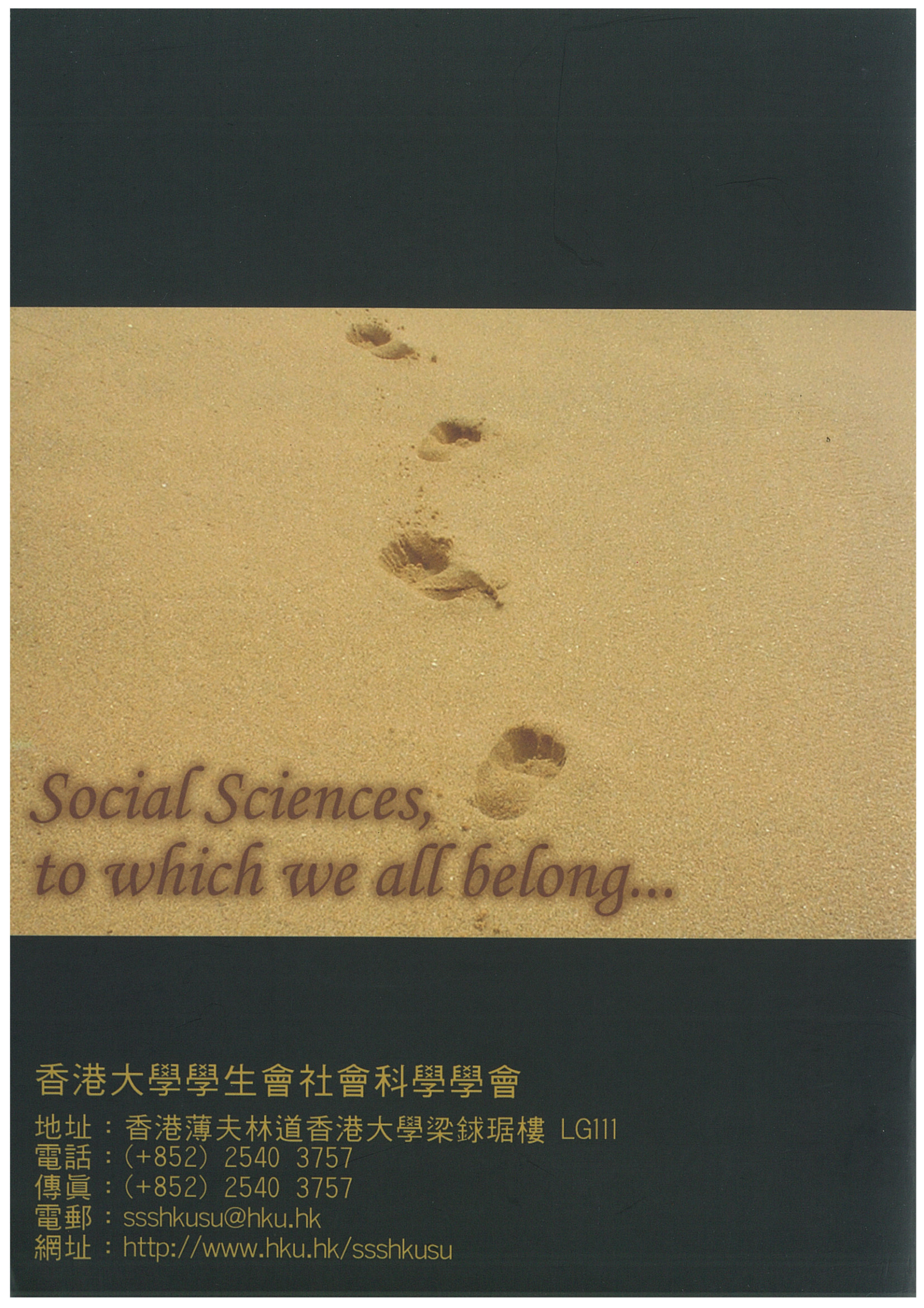
鳴謝

張國柱議員
陳淑莊議員
黃毓民議員
蘇敬恆先生
Mr. Raymond Yim
徐立之校長
Prof. Ian Holliday
黃孝和同學

告示：

香港大學學生會社會科學學會評議會於二零零八年度第六次會議通過對其轄下迎新委員會發出遺憾動議，以警戒其違反財務守則的行為。

香港大學學生會社會科學學會評議會於二零零八年度第六次會議通過接受普選評議員謝心穎同學的請辭。



*Social Sciences,
to which we all belong...*

香港大學學生會社會科學學會

地址：香港薄夫林道香港大學梁銑琚樓 LG111

電話：(+852) 2540 3757

傳真：(+852) 2540 3757

電郵：sshkusu@hku.hk

網址：<http://www.hku.hk/sshkusu>